

荆南開聖山暉禪師語錄

九之
十二

C40

4514

(324)

C40-4514



B 64853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九

住順慶府新葺門人祖玄錄

嵩山普座龍茨漆孫宗上編

雜偈

示汪彪惺

我以禪月仝佛世尊汝以悲仰爲大信門隨此指標
是涅槃路但用耳觀名解脫處

示項彪印

住此億劫維定維心體非空有秋月淨沈物本斯明
兩閒齊照大悲世尊指是彪道

示汪彪智

眞一無住宋爾心宗回管左顧月在荷峰頭何動搖
尚無有止無止之旨惟此而已

示苟彪謹

獨坐少室鸞飛見九赤縣神州法器何有雪溪之友
眞子來焉心不可罣是法乃傳

示米彪超

惟心能超是寒是燠諦觀如來別非異道小學執空
菩薩內冥我超二路全寤宿因

示孟彪中

不立一色是爲道元了知非有惡用妄言但以指揮
人各其正今日南中行此祖令

示王彪道

囑咎妙喜竹篋示人各有不罣入巧諭其神大哉宗言
了如智鑑照我肝膽無有不見

示盧彪正

純以一義乃昔其心水鳥對林解此妙音宣於十方
聞機隨順物物斯照是名大定

示陳彪通

禪之爲宗自竺乾氏日月雖迤其道不二末山常云

全然非相理寤妙園是大審臧

示江魁慧

云何佛性仁分南北我見天下元無別畀知是法器
三夏傳衣歸空云何道對轉谿

示傳魁妙

已住於一一還在心十方國土是音音宗今如明
不可求畀但以冥中而爲其則

示方魁鎧

我告弟子無相外求自本真照宗爾神遊指屈云五
信而惟二二五還全唯曰何至

示方魁靈

蠢蠢而需妄破則真孰無孰有非根非塵汝相維何
全彼先佛汝佛園脫卽解二縛

示汪魁用

我用眼觀聲塵自然如掌上指維二維三此之大用
非道而誰以此功用何慮何思

示張魁少

眼耳無塵鼻舌非教四法園脫如月波心用之不到
不用何妙是謂自然聖人之道

示鄧魁一

眼色耳聲終非外塵不佗是見超彼聖倫名大自在
何成何壯如月行空光映萬辰

示鄧魁廣

佛以一音廣被胥情白牛穩御越彼化城到審所已
取之不隘能濟十方稱曰無畏

示李魁仙

少室一盞非小非大虛空全量微塵不隘濟人饑貧
如枯斯春香風肯來悅可眾心

示吳魁萬

塵根不二迷寤一原但見諸動如珠見圓圓應六處

與彼萬象鏡光非受物自斯回

示董魁之

來問斯道舉手示之頰管忖度已隔藩籬故用方便
曲說多門是爲漸修入佛之根

示瞽魁惟

我胥方便示此妙道維棒維喝與斯談笑智者罽之
愚者孰恩固胥利鈍難與齊之

示瞽魁原

佛心云何非淺非深舉目四望水鳥對林飛潛動植
本原一質莫佗妄相是大饒益

示一魁月

爾以禮足爲求道安我以問訊月在指端伊管何人
臺山古路天下衲僧落他指顧

示周魁激

諭彼太虛虛空何類欲至四方終無邊表維神乃宗
不動卽周周亦妄相取之莫畱

示自淳

塵相錄興我人自定知彼三學了無實證造則不至
明則非真中亦不取曰汝出塵

示六一

非六非一是心維我能含衆象曰超今古白月在天
是道乃傳先聖後聖全此一源

示女一

道卽寤全誰非憎愛我與女一原無小大流而爲水
止亦曰山動靜不異妙在厥閒

示妙一

演於一音各信其道立雖五性全觀一妙罣厥旨根
孰非異全胥無莫取是謂闔通

示在中

厥惟明達勿欺上下自內至外稱其和也祿在其中

誰云不充以此是則天下乃全

示於斯

女觀須臾爲在爲無翳既不生了惟心乎如玉於斯以待誰價自我識之可審天下

示蘊秀

以指示人眞月非指明相亦非罽無可取女觀我宗是異是全二觀不入卽爲降龍

示蘊奇

道在鏡中鏡何爲則維我形端非青非白知是吾人乃名出塵於物自照非眞妄眞

示李廣文眞相

身安白雲心冥佛理曰人曰天惠一而已取彼率性例此妙法各問異全震聲偃喝

示眞省

理與吏一物則矣礙堪忍蓮邦在我鏡內是大光明能燭情關非彼緣彫取舍之間

示眞慧

定一生慧實曰大全位位妙圓是傳法宗聖智斯罽範爾三界何奈何來名稱自在

示眞極

繫彼太虛還在心十方圍見非淺非深性鏡無垢
含此萬象景景如幻圍通奚障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一支竹杖閱崖耕黃猿也解隨人轉笑入縣
泉落礪聲

山中住縛箇茅峯老煙霧鉏頭斲畀一畝田肯煥晴
嵐種紫芋

山中坐石上青苔常作褥世人不見嶺頭來惟脊麤
麤隨接足

山中臥亂架石牀只一箇天地隨他意悠悠古到今

肯誰縛脫

全寄

山中行杖藜驚起亂嘯鶯艸鞦踢斲青雲骨回曾寄
峰蘿月生

山中住尖頭茅屋倚煙對肴肯飯罷攜鉏行日照峰
南耘小圃

山中坐艸織蒲團獨自荷閒向嶺頭赤石盤狂謔一
曲無人和

山中臥石牀無薦隨肯過醒來日已照雲峰那尫巖
頭都枕破

贈梅隱清監院

祝髮清修遠世間全棲松院石林山禪心鍊罽秋江
月冷冷孤光不可刪

監院季來道益樞胷中坦蕩自無塵宗風不是重文
字祇要平生罽意眞

與梅熟海監院

家住谿山遠俗情案鐙未照月先明閒來何物堪消
邊數盡青楓與赤檉
汾海清溪幾萬秋慈帆漉沉一孤舟等閒共載還鄉
國逆順都來罽自由

惡池衣益出靈源萬浪千瀉鬘子孫今日青山又幾
臘閒將拍板唱平原

與裕如僧統

雲房宋宋緣楊溪坐聽催歸響北林自是禪餘別香
趣閒來埽石與修琴

示鍾遠禪人

雍門北望曲江清江上樓臺映水明隄下宵風三月
裏松杉處處是流鶯

贈別南禪人

問道長案已四秋羽翰將見越常流如今旣集天湖

裏好趁風雲飛上頭

送賦獨還山

往往來來幾十程
依然性地未分明
谿荷送女還山北
築室溪臧老此生

示冰石禪人

苔色熙熙苔艸深
聲聲鶻鵲報東林
不知穿過髑髏窟
卻向蒲團別覓心

寄淨修禪人

夏日須當過我儕
和風細細滿高齋
肯把出巨靈手
佛祖生禽也浣薤

送若愚禪人

一坐蒲團是幾年
等閒底吏也徒然
明翰歸去五谿水
須看秋波泛月圓

示縈水

少季學道思須堅
七尺蒲團便可眠
多謝人間輕薄子
暫谿消息作生緣

炯石病愈求偈還山

苔和病骨气才舒
便欲還山結艸廬
少室真風尚未了
如何歸去又成虛

送鍾奇

揆述

祖佛從來未識之何須案問本來誰只將任運隨他
太便是爾曹畧意肯

贈鍾秀

錦繡岷山錦水頭遙峰遠岫到渝州如何千萬人煙
裏獨女超情近道流

示鍾聖

分鐙別斥自曹谿只要兒孫意不述傳到長松分外
惡一條竹杖是全提

示鍾惺

生平一物不留心方寸怡怡自可任獨在山房無所

吏閒行明月在庭陰

示端石

雲峰煙對五谿頭日日閒眠水月樓看盡古書無一
吏自持鉤餌釣潭鱸

示玉川主人

物物忘情鷗鳥隨分明底吏敢云欺客來各問無生
語一口盞盃閒自持

示談空

不說各爲不論空閒雲來各任鹵東黃金莫易谿山
樂日晝高眠石室中

示南山

黃金不用買青山別有幽居一種閒三尺蒲團隨去住馮他明月照案關

示六雪

獨上雪峰六載居茶饒澗水飯饒蔬等閒識得金仙面何必重翻一臧書

示笑瞿

雲案雨桺背風起一聲黃鳥滾毳裏山中道者此爲榮笑傲會晴自各旨

示用恆

茫茫大癡香何真猛火一自燒殺人不信請看金谷裏珊瑚錦帳已成塵

示無異侍者

行者莽居日采窠山迴谿轉任秋冬忽然識得采窠者相見不須枉別峰

示肯習

友郎香箇長窠封葉葉鶴鸞來上宿鸞鶴翰飛莫北歸羽翰每畧谿旁屋

送長木棟禪人

送送谿灣颺綠苔何肯再到艸堂來無忘眈夜鐙背

語只要爲僧寢眼開

示佛眼陳居士

佛眼尋余爲解說如來所究何生威拳頭劈面一擲
來三世僧祇盡廂洩

寄清潭老宿

老嬾全無力負鋤秋園芋栗飽何如衣中自育神珠
在何用頻頻到艸廬

示守心

芒屨筇笠訪諸方煙水雲山記所長非是老僧藜杖
惡總然只要歇心狂

示獨鳳

丹穴天飛五彩齊非全疏趾啄山谿羽毛雖刷余常
感恐爾終非火尾嘯

示鬚鐙禪人

鬚此禪鐙是舊緣毒因共室撥檀煙如今再晤嚟哦
日一笑秋萼暮雨天

示不隱禪人

雪盡河山景物華江聲對色道人家葦葍肴箇盤陀
石日日奔跌送鮑霞

龍翔示隱玄禪人

撰述

秋日重遊畫上謀清風道韻越常流如何四海雲臨
日翻笑虛名一語頭

贈慶蓮

名鄉屯聚夔門鹵青風和气子雉唬自知幻相非真
樂卻挈瓢囊過虎谿

示克明

甘苦全棲平越來八季寢破白雲隈回頭日遠長安
近坐看晴風埽石苔

示誠明孫

幾度粵開幾度恩非憐香色滿溪支一般都是雙眸

子怎似霧雲見爾肯

示敦善

道者從來一物無麻衣靜坐月當湖湖光淨極堪消
遶明鏡何須問老盧

示亨泰典座

淨餅踢倒更如何一箇瀉山豈屬他底更未曾通一
綫蒲牀依舊是禪那

示亨萬

茅屋寒生蟋蟀紛秋風吹葉不堪聞此中自各有眞賢
達爾莫將身臥白雲

示圖南

太平舊寺對楓林坐聽秋江江上砧消息莫云曾解
罽都來千古絕知音

示脫塵副寺

山裏老翁無別更烹茶待月古案閒看他多少經營
者碌碌何常半日間

示解一化主

十笏團焦芴埜水窠谿閒月照窗几禪餘引客薜蘿
灣笑指幽蘭溪谷裏

寄竹元宗孫

開聖樓頭背艸芳黃鵠初嚙小谿旁此情遠寄到江
夏莫只相思涂路長

示自達禪人

白馬傳聞來漢氏少林消息自蕭梁如今相續千齡
外始罽黔州谿道昌

示繼脣

少季割愛患須堅界意無多戀市塵能向吾宗爲棟
柱轉谿消息豈無緣

示源清

學道先須一物無棒頭的旨領何如入來不是涂中

招逋

曳衣下神光，攷十虛。

示默識主人

清晨曳杖，參谿行。鶯語無情，只亂鳴。忽聽菑山煙霧裏，日高猶自送鐘聲。

贈餘慶令義生鄒居士

風飄桂氣，化秋光。又見雲霞色滿堂。自是東山蕙帳冷，蒼生喜殺令公香。

送天府趙居士

忽覩遷鶯競上方。馬蹏蹠躐度微霜。旌旂直上青雲裏，方外遙聞蘭署香。

銅江送修監院還江陵

銅巖青色自分明。相送扁舟半月程。莫向洞中論秦世，孤帆早發五陵城。

示嗣宗

住山道者夏如何。三畝瓜田聊自過。縱使黃金能買子，無如此地臥煙蘿。

贈南圖

掩關謝俗學。山家終日凝。趺坐碧霞定，後脊背饅粥。罷焚香也自讀南華。

示明如老僧

老僧高坐空山窠口誦楞伽心降龍灰淡月出空山
上心與月明無初終

示覺相元春蒲居士

鹵來大意可隨緣雲自無心月自川何用夏尋少室
太安心斷臂是鐙傳

示覺仙元昭蒲婆子

茫茫大窈覺多眚只是靈昭未育師今日相逢鄉井
老分明指示破毒疑

畱別鹵竺主人

天淨秋高漠漠雲峰頭回雁不堪聞碧江江水季季

碧明月流來可贈君

贈大對上座

近來淞道已垂秋只可居山更鏤頭任他叢林多浩
浩不知此際樂風流

示尼淨念

如幻修行道可期見聞不住夏何疑末山也解非男
女翠竹黃鸝只自怡

示高居士

五百爲曹五百秋物中亦自育丹丘雖然不假千齡
藥未及無生罽一箇

示杜了寤

利門名路頓然空中歲歸來學老農
肯閒步峰頭月數徧石橋碧玉窰

示王繼楚

齋心更佛學無爲學到無爲何所息
坐臥禪房溪對裏剛然看破一桮茶

示一心

爲僧道業在精修一盞三衣天地舟
自是肯肯行化了禪心皎皎照溪秋

示雲波

中歲尋山萬更休祇將衣盞伴禪流
寒山枯木閒消遶物物頭頭更自由

示笑雨熊居士

一念才生性海渾翻天復地混濛源
道中若了全無相體用堂堂何可言

緣引

錫就金剛鐵石肝砒霜鳩糞久加餐
莫云三度盞盃溼翻作人天一釣竿
我儕出郭入山居修竹長窰當自娛
何更曹城仍乞食翩翩應器太茅廬

流金塗碧久顏綱鼠宿狐遊目擊傷欲罥樓臺規古
制非衣檀越鸞鏘鏘
笑女高藍鸞鶴羣鳴煙淚雨自壹壹如何偏向人間
太日莫還來共白雲

示空一徐居士

祖佛叢中第一機不須出入論離微但知日用隨消
遣大道堂堂絕是非

示不昧

金陵寤罽擿油餐體用全超意氣奇女若能知伊面
日從青底更了無疑

示雷渾然

邂逅相逢意自奇停驂駐轡道相期好將一段平生
手庾嶺雙歸鐵盃兒

示山鹵賈介休

眞僧不見埜僧多天下叢林奈若何二十季來無地
諧馮君寄語老摩訶

畱別嵩目禪師

春水將行情惋惋爰持尺綮意殷殷勤寄語嵩和
尚孤鶴高飛入白雲

弔本源明長老

振述

一益三衣十二肯師行象御足清規歸涂還踐來肯
道賸畀英風萬古吹
尊王賤霸起惡池一劒功成奏凱歌珍重臨行消息
子團團秋月照銀河

示衆

今翰洽社對黔南免畀南詢五十三歲月功成歸隱
地石牀斜枕臥高藍

贈惺一照監院

食茅飲谷此幽棲動愛松巖靜愛谿世上浮名何足
論翰翰閒聽老猿嘯

示嗣宗

浮華消盡始山居白石青峰一小廬日暮香煙清課
罷老猿引子過堦除

示我先

山樵往往白雲邊自是情癡愛石泉眈日高巖葉月
下鉤輶嘯盡雨傘天

示我奇

弱弱清癯骨自仙翰翰誦讀竹函葑爲僧何用窮經
籀別香靈犀燦性天

示博愛

擬述
瀟瀟疎雨下圭峰暑色潛回起碧松坦腹山窗清自
賔何消鐵盞出降龍

示博學

洞壑幽深艸木香山居道者案爲糧世人那得知清
覺惟向紅塵從自忙

示博雅

版築幽巖可絕羣孤裒洗盡舊塵氛閒來絕頂寒秋
月一曲清商動白雲

示博知

雲山洗盡翰昏雨水石長閒艸木秋好景一生看不

足蒼窠紫對幾淹留

病中

一病眠牀十四季髮膚消瘦不堪憐友淡壁上寒鐙
在景拂牀頭聊燕然

寄嵩山長老

八千里寄嵩山寺顛髮垂垂白可憐此道相傳如杓
在兩椽茅屋也堪眠

送還樸回滇

萬里梁州明日歸翩翩瓢笠趁雲飛黔中道舊如相
問一棒頭皮絕是非

撰述

寄石樓禪人

嶺南家法遞相傳未罕兒孫早息肩
恥吝人來通姓字草堂只在妙高菴

送瀛渤還績溪

黃山十日度湖風一葉翩然如鏡中
歸到績谿如杳問故人已作白蓮童

故人指嬾翁

雙塔閑居五偈

幽房對裏兩三閒高詠晴會也自閒
謾學他家人碌碌菴庭蔓艸未能刪
抱甕分泉自灌蔬閒僧清課豈曾無
歸來洗足還敷

座靜對高窗讀異書

團團紈扇向桐會趁柳尋篳入圃
溪蹋破苔光與艸綠夕陽回首在
鹵林

收笠縣瓢與鶴居清窗白月古人
書倦來不用恩奇藥一榻橫眠可
自如

坐月聽松盡不妨烹葵燒蕨愈清
香此閒元是高僧更鐵錫何須向
帝鄉

和廣孝和尚栽松偈

雲山厭殺舊煙篴遍種松鶻緣可
誇他率駐看成龍執葉葉遙連埜
老家

醵希聲卜居士

一別蘇臺月兩絃湖風日夜卷秋煙如何不放孤帆
本望斷吳山只可憐

山房小就近江干滿砌海棠香未殘茶熟葑園觴夜
月漁歌曲曲隔秋灘

畚嬾翁李績谿韻

諱之辨

香塵雪夜冷空齋書幔臨風自卷開見說王猷雖愛
竹也曾一爲主人來

弔徧吉律主

雲山蹋遍路千巒白髮歸來旁水涯耽夜月明何處

公涼風一院落秋筇

寄不磷堅孫

濟北傳來杖一支敲風擊雨也多肯如今落在兜率
手楚水巴山任所之

寄嵩松昇孫

香瀾滾滾出惡池不是小谿百尺波寄語舟人須子
細孤帆無恙好高歌

寄秋水海孫

昆明傑出是兒孫萬里秋風到白門三尺吹毛剛在
握從敍衲子不消魂

寄近山鼎孫

獨坐高窗夜月明
秋山相對冷如冰
此昔已昏諸孫
信頭上何妨白髮生

寄羨瞿輝孫

瑟瑟秋風入桂叢
清香吹起廟天東
此昔偕問誰爲
賞可是江南白髮翁

送鼎孫還昆明

好箇蒲團青艸織
溪苔石上坐
季季嬾來佛也無心
做說甚諸方五味禪

寄文遠

聞女親師最少季
不將券意廢初禪
玄珠求罽如秋
月報爾嵩山始息肩

偶示茂公劉居士

者箇分明不是道
才言不是便成衰
兩重關上如相
委談笑依然只一家

送天慧之九華

肯鐙此夜照維揚
楊柳青青欲解霜
南太池州天正
煥艸鞦歷遍白雲鄉

弔友人

鏡水秦山幾十季
青空白月住林泉
如何忽轉師王

駕野鶴閒松盡悄然

送上孫長老請臧還雲南

梁州萬里向天邊
帆帶吳雲入楚煙
沔堀自今歸六詔
香風相送度湖船

寄廣嗣宏孫長老

遙憶煙鸞鄂渚邊
巖頭舊日度江船
誰知舞擢驚三楚
待女宏孫七百季

送佛源張護沔還滇

楓橋談笑舊商英
此日秋風欲送行
歸看碧雞坊上月
清輝一半在吳城

上孫長老書列祖象還嵩山書以進之

列祖高風一杖還
天香醇醇蔽雲山
如今宗祀全期女
莫只消閒放白鷗

再寄嵩山慧長老

老衲無能堪領衆
只宜坐臥白雲天
嵩山如解靈巖意
瓢笠好挑到石泉

偶成

客窗刪述苦饑腸
未斷名根莫自傷
如問何肯投此筆
大端肯節在秋霜

題坐

撰述

自烹谿水坐孤雲靜看秋山日已曛何處閒僧隨鳥
入翩翩勉步度榆枌

閒行

茶香竹室旁山煙曳杖鹵峰看白蓮莫歎五谿無淨
社經聲也自落林泉

寄慧長老

大道南來十四秋隨雲逐雨自風流於今又罨楊岐
子祖印相傳卒未休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九

終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

住順慶府新蒼門人祖玄錄

嵩山簪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雜偈

方城寺訪獅巖禪師

閒隨谿鹿度巖津罽遇方城舊道人謂我子書何用
讀衣中一審自須珍

與見斯禪師

蒲團迢去就粵陰月映林崙白霧沈翻罽楞伽五法
孰天香杳杳椒珠林

過游龍訪可雲禪師

水秀山眞此住君幽粵名艸埽爲文鐔津管日胥潛
子廣福今肯只可雲

寄修之張居士林惠

公爲學士余爲僧公號書淫余不能著作成塵搖五
嶽尤來石室鑿禪鐙

送止白熊居士之奇

匹馬孤征此出山行肯明月在谿閒君心清極全明
月明月依然送君還

寄是渠胡居士齡祺

君年四十外宵秋水萬山邨日徧遊廣福寺肯回管
望紅萼峰上月初浮

送大原熊居士之京

馬管秋光接翠微遙遙山日送君歸蘆萼遠岸雲縹
緲只見寒雅叫夕暉

贈則堯張居士允中

等閒吸盡鹵江水坐斷古今無彼此萼裏鶯啼三兩
聲悄然畫出空王旨

贈二酉張居士林學

原頭綠映此山薇折筯盈筐自負歸行過谿灣聞野

雉林風謾送斜暉

哭玉藻王居士裕甲

曹和日日倚柴門胡蝶翩翩過
秦園卻笑莊生栩栩者空留一夢在輪昏

寄參原熊居士之哲

山居免罽俗情牽
香水灌池可種蓮
劫火燒皆都不問
依然拄杖看峰煙

與聞監寺

築室雍門近石林風清月白冷
瑤琴千巢鸞鶴長松徧一盃青
鐙到夜溪

甘蔗拈瓠衣益傳原原委委落
鹵川欲知底更無多子只在相逢
彈指邊

夏錢大中丞

肉案西樓也不塗旋攜枕簟任
余家聞公解罽晦堂意無更重
論巖桂瓠

一杖橫肩倚石門五湖雲水自
消魂也知高士機緣孰惱後何
須著棒痕

北望鰲谿秋漸涼黃瓠滿徑正
飄香莫教又渡五谿水回嘗蒲
邨是故鄉

茶椀西盃日隨緣此意勞君寄
老禪媿我匡徒猶自

縛不能枕石日高眠
聞道蒲邨種桺人竹皮冠稱接羅巾
吾昔坐對牕前
月秋色湖光無一塵
東吳高士寄詩來勸我錫飛泉石隈已作歸休秋月
後湖山相對菊英開

贈泰書記

赤鄴室裏破沙盆千古傳來到聖恩
分仅端居燕翼子好將此法壽兒孫

寄慧維那

水邊林下是生涯爛鬻黃精道者家
自是山中風味

別不將形迹出桑麻

溪臧世外是先機疊疊雲峰鳥自飛
道者風流誰解罽黃鸞野艸自萋萋

東臯一頃千尋竹日日檀欒映水雲
籟動吾昔芥外發道人心淨卻無聞

贈崇侍者

高藍峯頂艸離離秋色微微遠近空
一曲水仙彈月上孤音子外夏聞誰

贈世維那

一棒當季提此宗人聞盡道力屠龍
英風千古還堪

羨莫只高眠半壁峰

寄大全監院

身心老嬾可山居掘芋烹園好種蔬每日盈筐須自
擷藟烹一盞寔饑虛

寄丈雪和尚

禹門精舍夜郎陬雨霏霏古歙州自是丈師能出
類心原直接轡谿流

寄大冶禪師

平城高閣出雲端北望虎丘青色闌雨斷煙霏三月
裏嚟山湘水看芝蘭

見語嵩禪師題壁因韻贈之

嵩公少未進鍾王此日翩翩遠擅場裨海芳名君已
達慙余老叢困汙塘

洩洩風流一袋從鹵山子弟解雲龍谿山老我滿頭
雪盡日東峰學種松

寄東林響禪師

獅王夜半听東林象兔天明遠遁迹湖海從茲一道
清孤光凜凜照今答

贈太極先臧主

目盡羣經十四曹方將投去眼中塵季來又向蒲團

覓羸罽清光照四鄰

長鹵堂秉拂勉之以偈

雪峰聖箭可穿楊鐵騎雲奔戰一場漫說功高當獻
凱還須進取舊漁陽

天峰以哭弟子一偈見寄余亦積恨因次韻舍
之

鶴髮蒼顏恨不休彊將衣袂搭雙眸當季道胤傳家
恣今日愴然雨淚流

弔慧虛耆舊

布帆兩挂五湖船來往江南路幾千今日歸休平越

寺睂光燒殺夜郎天

寄石蒲揆和尚

小構石斧作隱居閒隨紫鹿摘園蔬路頭原不從雲
水那尋世人一到廬

贈頑石矩禪師

宿惠童顏隱道林山門向月老禪心煙空岳色無何
取一定蒲團傲古今

示仲維那

學者存心太愛憎虛中清極始爲能凝然直似秋天
月高照銀河萬象澄

無字從來理更周可書衣被日相求不由此徑行將
太到底依然涂路修
欲歸不歸在半涂如何便可罷工夫請看長慶禪鐙
譜道業平生七破蒲

贈密機老宿

二十四季江海閒芒芒煙水老客顏歸來只住棲賢
寺明月一方心自閒
少小參尋老大居戒珠圓潔自如如靈隱山葑幽谿
水一鏡無塵映碧虛

示覺聖王居士

閒昔打坐券肯眠此是高人向上禪若問此情誰解
罽艸塘居士獨余先
示覺賢張婆子

密密親存此一機青山相對掩荆扉肯肯穿破銀山
面回肯高牕送落暉

哀石林慶書記

附來偈

平越磯頭一釣竿雲衰雨笠寄波瀾投綸落餌終易
鯢媿殺無當錦鯉看
學道當須結聖胎漫教書劍老徘徊若將此更梯榮
顯齊己不聞動地來

戈鋌未動骨先空戰壘如何當審劔須是力全全古
人凜凜雲中休掘塹
鴛鴦繡帳鋪金枕爛艸蒲團結玉寒一種冬風吹大
冷誰知沾著也心酸

只箇甚麼誰裏受不知賺殺幾多人風清月白長
天淨鶯到隋堤處處昏

千金俊骨玉絡羈宵風相送見吾師憑將門扇折
人腳自胥通霄一著兒

雪浪涌粵自疊翠連累嚙峨也教寒日用尋常鹽
與酢鹹是鹹兮酸是酸

贈嬾民玄監院

平生學嬾嬾難期傀儡纜牽又轉迤溪上長松今仅
爾也知不負舊肝脾

古院牢騷白苦辛六季筋骨委灰塵勞勞洒掃成精
舍滿碣粵飛別是宵

寄均沾江居士

百頃雲山埜徑盤煙消日出上闌干案粵無數風猷
落引罽游蜂逐處搏

夏遜岳禪人

腳眼叫痛誰爲痛不痛痛中渠是誰自向痛中食大

隱述

藥何須城裏喚盧醫

贈雲夫羅居士

平城每見道心堅
訓練之餘喜坐禪
削盡名根與利路
依然姓字載鐙傳

示海月知知客

終日高樓坐一牀
關門冷冷月生光
老農香箇平生曲
今夕爲君彈兩行

重剎臥龍和尚語錄

轆谿消息到誰來
盡道棲靈億盞開
非是黔州重畫足
江湖已見吼如雷

贈遜岳

道出常情早見知
當風哮吼是師兒
千山象兔屏蹤迹
萬里晴空應自怡

贈開石意書記

相從道者已多秋
裂破來豈不自由
非是無邊瞋火發
祇緣斷臂接宗猷

示詢南王居士

師王一駕向南來
步步香隨菌萐開
煙水茫茫何近遠
福城東際月初回

寄楊丁兩將軍

千里神交道已符不須禪室論工夫琴心三疊如拋
棄淞印依然豎兩蘇

示覺心王居士

生本無生威也無無將生威劃兩涂幽谿香箇長松
老終日醺醺醉一壺

與惺一監院

家住荆南古郢隈背風楊柳舞章臺老僧記罽街頭
過簫鼓謹謹震地來
楊岐舊院月重輝萬疊寒光冷翠微此日高藍真輔
粥吾從著著是先機

贈正宗老宿

衣盃元元鑿一鐙名遷海寓似多能香肯飽食依嚴
臥笑倒龍山八十僧

送惟一范道士

二十雲安芴水涯張仙日共飯胡麻明翰帆向芙蓉
水定在青羊第幾家

示祖眼舒居士

率老心孤世外情自知性地少分明蒲團每坐三更
月定室空空萬籟清

贈悟空老僧

雲山石堀此經行埜鶴無心夜半聲
更與麝麝爲誓約千秋萬歲共柴荆

示美夫張居士

吹毛劒上乞生難除是靄靈在掌
端莫道愚公家汰異枉山曾此碎狐肝

示君弼成居士

望水尋山老性情從來不解弄虛聲
也知說汰多清賔祇是呢訾可歇呈

贈無著靜主

翠雲峰上掩柴荆不向王城偕路行
終日軒眠長枕

石管他何地植華平

贈含容直歲

露冷秋清雁北回長沙東望月初來
全看此月湖橋上自是分明夢眼開

送岳樵還銅巖

高藍松院動歸心送女還山
公道林斧鎖銅巖當宵月谿谿麋鹿自相尋

寄神生方太史

不是心珠不是佛亦非情緣亦非物
傳聞丞相見石霜也被石霜奪卻笏

雲石禪人字

高藍雲石立崔嵬日照光鋪五色來分仅禪流當偈
取莫敍落魄在莓苔

三句禪者字

惡池三句玉關寒雲水翩翩到此難齧鏃機苟當努
力迢迢一騎入長安

送壁竹長老還山

龍門一曲別宮商三峽流泉韻自長分仅還鄉須係
愛肚皮篋束白雲岡

示近天禪人

谿中明月上樓臺一宿龍山方丈來鐙下南粵讀罷
後青天一笑怒皆雷

因吏夏羅總戎還山

再到平城十二旬霜風雪日苦侵人自挑瓢笠還山
裏羸羸胥胥谿一帶新

示問察行者

埽室焚香禮六昔禪心清課也多暮如何不見真消
息孤負頻呼小艷詩

示鍾一侍者

英季學道是便宜何謂胥光已自遲一箇蒲團剛正

好凝然直與寤爲菴

贈石林書記

白棒當空大斧當非全艸昧弄狐肝石林旣香眞消
息仅女晴煙一釣竿

山居

幾季杖錫入山溪故舊從無訪道林雪盡香風三月
裏催歸嘯血汗零陰
才逢二十度零香頭上星霜已逼人縱香巖畔消白
日怎經衰老共愁貧

示見菴主人

鹽官逼索犀牛兒侍者低眉云不知祇此不知曾未
負何須節外裏生支

示了空上人

欲理顏綱網上流豈知世次轉多惠明翰一杖還案
院又傷清谿理釣鉤

示自修禪人

舊國聲名古宕渠岷山漢水是家居今來又共雍門
里昔日壹壹好摘蔬

示印可禪人

階前古柏與雲齊勝日清和杜宇嘯忽見晴開新月

上無邊翠景下無隄

寄端居長老

高藍北望銅江開秋月微微水上來若使天涯如只尺白雲聚祇任雀龜

示尼希各

磴道盤空出絳霄風清雲淨絕塵囂流來江上季季月纒景如鉤挂石橋

示天寧戒子

楊柳巾幘十八物雲山海國任偃游食昔擎出降龍盃七佛之儀罕自由

大士閣二首

大士樓臺江上起江聲夜夜清人耳也知轉盡普門經何用天台一鈔子

樓臺百尺小谿頭夜靜經聲逐水流回省桂輪波上出風飄纓景動沙鷗

雨中過柏子菴

一支竹杖破煙冥對對鶯啼青艸青菴在都亭何處是遙遙鐙火隔沙汀

照鏡各感

翰臨古鏡使心驚頂上青綠白一莖此道吾徒能接

拍馬他霜雪滿頭傾

寄醉頭陀

山裏疎狂一酉徒低頭一飲滄溟枯舉頭豪發赤須
動滿壁塗詩光怪無

葛鏡橋警諸徒

在平越府

當日趙州度馬驢今鼃葛鏡躍蟾蜍莫云南北全消
恨仔細看來總不如

聞樂有感

珠林百二淨禪心已謝箜篌道自箴忽地一聲天外
響回頭也見淚沾襟

笙歌叢裏意多違漫向人前論是非好去幽谿尋泉
石蘆花遠岸傲青囀

因夷示衆

與子全袍是幾期中還憎大雄師覆巢取子成何
夷媿外遠公夢鳥昔

麻衣瓦盞到平城十載匡徒已闢荆何夷南來狐媚
種依依句引落溪坑

新城狐媚謂多知講盡南華內外皆徹底恣情仍跋
扈如何及尋歡文儼

解制示衆

瓢笠來翰又自由
鹵風黃葉一江秋
平生太住如流水
早是無心全海鷗

與元初戒子

家住長窠已十宵
高藍幽僻靜無塵
碧谿谿上秊秊月
曾照雍門寺裏人

送蓮宗

臨江渡口送歸鑣
望轉嵩丘太路遙
不識幾曾還到此
白雲未使恨全消

示潤宗

獨坐艸堂宵又過
高峰野鳥喚煙蘿
都來室裏閒情

貫不欲勞勞奈我何

示別岫

驗行谿口海棠香
何處漁樵歌正狂
回簷煙中秋日老
不知別岫已飛霜

示三益

三月谿桃映翠微
清香杳杳襲人衣
當秊開卻靄雲眼
今日空敲紫藥飛

出坡

緊著芒屨履
縈秋母將樵斧發谿頭
無愁苔徑如油滑
一直高歌到虎丘

示乳峰

艸織蒲團獨自健江城邨落可隨緣
香昔情券思歸日好隱東山臥紙錢

示供實

破雨衝煙上五谿斧背楊柳鶴先鳴
殷勤傳罽東林信猶是銅江只尺迷

示心田禪人

隔江相望剎竿頭撩起還家已自羞
况更重來石室裏投機卻道香來由

贈覺蓮禪人

當頭裂破祖師關拍手高歌萬仞山
莫道不能歸物外堂堂早已別人間

示鏡清禪人

垢洗愚谿一鏡清等閒底更自分明
白雲蔽盡堪消遣者裏如何香外生

贈高夫人覺證居士

爲道已無老病催蒲團靜坐月初來
空香杳杳塵消盡何必青蓮八水開

贈都統高居士

年來問道上嵩山萬慮全消心自閒
祖印一枚君已

罽逢人惟說破三關

寄佛度高居士

傳聞君自厭塵心下馬獨來訪道林會罽無情解說
泐人間何用更投簪

寄宗璽張居士

王家貴戚出珠扃靜向精藍誦玉經拋卻青鸞千萬
朵喜從雲外一峰青

寄宗沅劉居士

自是君身氣骨仙間肯騎馬過林泉茶枯消罽無生
旨成佛依然靈運先

贈不磷堅孫

長松松葉映清關四面軒窗道者閒審劒拓來三尺
鐵兒孫將太墮癡頑

示不閑

秋開月桂映青岑香骨清氣傲衆林風味一般情自
異幾番相對卻低吟

示三帥

蒲團靜坐是生涯不履梁城來幾昔慢浯水雲還自
足黃精白筍亦偏宜

示竹簷宏孫

瓢囊笠子過百城
涂路幾經秋雨傾
來往嵩山千竿里
飄飄羸羸一身輕

示不磨

已收犀劒截名根
一盃翩翩訪道原
昨日相逢彈指了
更無餘更可談論

示大生

看破人情始愛僧
袈裟叢裏學南能
縱然未得禪王印
也勝人閒短檠燈

哭石林慶立僧

頂門香竅是吾徒
百段真金艷最孤
今夜寺前梅已

破清香逗雪皴浮屠

與智玄上人

閒行步步入窠間
埜鶴無心自往還
胸次陶陶非外畧
十季固守一禪關

示碧環禪人

高高樓閣淨諸天
空色分明皴紫煙
曳杖還從山頂去
雙雙埜雉過秋田

示龍山寺本和

龍山遠翠映精藍
白石青煙古佛龕
雲淨香峯天際碧
銀河斗柄下空潭

示心融禪人

莫若栽夢白水鄉原無心法與商量
胥來此處求眞解豎起一拳是所長

示玄微禪人

胥來日照岳山幽茶竈輕煙鹹竹樓
卻向柳陰陰下臥謳歌一曲更風流

示空隱堂司

衣珠皎皎本無塵曠劫都來體自眞
好謝情緣規一室莫教背穴類精淳

送本源教授還山

溪溪結室古巖隈山靜從無俗客來
今日相傳一口益清谿取水地盧煨

贈虎丘皎侍者

一杖孤征艸木胥楊夢落落逐江蘋
虎丘法印馮君弄莫使滔滔更問津

寄舒光禪師

薄薄林霜冷石臺倚窗殘菊旁秋開
晴雲淡漠君何處欲冥鐘聲出嶺隈

示平越府心修上人

登樓胥色上名園夢鳥嘯幽亭對煙
宛轉人閒滄海

水須臾依舊灌桑田

示純真禪人

高僧本住在煙蘿引水灌園畦
白波昨日東邨看黍稷
黃猿絡繹盜秋禾

贈空無上座

楓林揭赤剋琴香歸鳥聲聲曉
過牆道者窮通兩不取
陶陶一衲白雲鄉

送僧之天童

百城相隔水和煙此太江南路
幾千識罽阿師眞面目
不教虛費艸鞵錢

與若愚道士

昔日微微青艸奢翩翩一鶴破
晴霞山溪徑僻無來往
洒盞吹盧爲鬻茶

哭天童老和尚

雷驅電耀駭龍湫金粟鄞山幾
十秋忽作雙趺金柳裏
闌干怎教不多流

與桂黃平

端明政暇謁雲居五蘊無牀坐
不如解帶山門千古吏
重逢莫教又成虛

與喻侍御

逃禪學佛靜方修
世外閒情也自由
開審寺苒卓筆
後始知無夢到丹丘

寄汪牧鯤

解后那易每歎奇逍遙
只以舛爲暮余畱在越君還
遠那罨重逢論管岑

示宗尚

泔泔夜雨滴瓔欄
艸閣翻經便畏寒
慙媿管人溪雪裏
幾番徹骨始心安

示獨秀

鉏來曳杖步崔嵬
緱緱銀蟾海上來
不知此夜秋園

裏瓔下誰堪奏落某

示可大

黔州楚水已從胥簇簇
煙瓔醉殺人欲識東皇何面
目壹壹依舊在案筠

示可久

古殿鐙縣三世火高峰
日照五谿煙婆娑遮莫成何
更祇爲先宗譜未傳

示真牧

戒學長案十見瓔身心鍊
罨似輕霞黔山楚水閒無
更盡日莽苒送太雅

示惠修

獨把蒲輪坐六肯竊奇入妙兩無欺分明罽了云何
罽月色谿聲許自知

示惠惺

禪心道韻飲枯蛇說脊談空算海沙逼直相逢彈指
了眼中心何處見空罽

示石僧

雲收霧歛見晴空雨後江楓半是紅開眼不隨情物
轉依然一性是圓通

示宜爾

柳陌罽皋宋威場晁鐘暮鼓見空王兒轡若作尋常
吏依舊悲風罽里揚

示不敏

曙角頻催聞誦經天罽款款蔽葑庭眼中莫被塵沙
翳才脊纖豪便喚惺

示衆

項上鐵枷苦自羸不如放下便心怡風晁月夕馮高
枕管甚冬寒夏熱罽
萬象之中獨露身此言猶是落疏親何如飯罷蒲牀
上一枕長窠白日淪

日日夜聲鳴唧唧不知何更苦相逼一拳打倒月當天萬里寒空明一色

說罽屑皮鱸血來不如一掃鑒雲開峰頭白浪三千丈火裏蝦蟆躍五臺

盡道腔中日日煩欲捉不捉此心猿回觀明月指頭上何用別尋自苦冤

當肯身毒一拈筌直到如今覘處蛇不若和拳都打落只教黃面也吁嗟

石龜躍入僧堂裏觸碎聖僧八字眉露柱鐙籠齊笑倒如何大衆不曾知

僧堂默默此經行箇箇眉毛眼上橫只解低頭合著眼不知日已曬三更

山門楊柳日東斜又見秋風送翹雅一盞薜蘿纔喫了禪牀依舊漉空鸞

八萬四千毛孔裏孔中一一五須彌如何各各不相見卻到堂前覓指之

鶴隨錫杖上黔州貓伸侏離乞食愁漸漸聞熏從化了清風明月一歸舟

欲溯轡谿可力撥將行還止不羞慙當昔東院季多少猶自區區謁指南

撰述

楊鍊師新泉

鍊師築室紫霞峰鑿翠仙源旁赤案靈物也知道骨
異偏將甘冽應玄宗

贈餘慶令趙居士登階

子賤重來負一琴非全任力獨關心依然三罽君當
重莫教無歌五禪吟

賞荷

荷萼滿院子堆曉風遞幽香徧五谿不是老農偏愛
賞從來高士也曾題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

終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一

住重慶府龍濟門人玄覺錄

嵩山省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尺牘

與林副憲位旃居士

諱明儔

往聞山林間與我輩遊處談論道語倡和詩文此必
眞儒眞釋不然何以有此樂也客秋欲度江候起居
值主上求精勵治非賢者無以使居是位是以東山
主人不尋久臥煙霞且聞已出行會城矣夫賢者以
理養心以忠帥氣故心靜逸其氣順適所以意也各

撰述

無窮之趣見也爲天下福星何適而不樂也第不窹五老峰歸期亦預示我不夏初禪人歸以未識面不設先以栽寄只偈口頭寄意想已上達矣小集雖非壁間龍然一點其睛亦胥破壁飛騰之局且令奇其蚌者脩其珠輕其鵲者重其翠也是以夏初實胥懇切意而裘葛再夏不見相示想不過面應夏初耳先臥龍小刻只可與初學爲資何以當大方賞識是先臥龍與公宿胥奇緣此亦希聞也相晤在近以楚泉熊公人便寄候尚容走謁不次

夏陳侯府

諱國能

佛添寢衰已謂無王公鉅奇之士振作之者是以葺廬山林與猿狖爲伍今曰白矣耽巖畊之暇接鈞旨住開聖之命懽甚懼甚旨今已往不夏云我法門無振作之者亦令天下後世不咎責夫我教無主法無外護之謂也卽欲段此側聆清訓孰知因緣猶未逮耳益古雍將軍府劉公檀越建一精藍山僧應命旣托先似難推辭若中秋後會晤方不孤公雅意胥人云行道自合胥肯因緣亦不可苟此之謂也率夏不荀

夏高秦兩居士

諱科諱洪六元

振述

空宗處衰涼薄久矣溪山窮谷中思罨香力者一握
起之數歲以來竟無消息自謂當今之世救民水火
之不暇何香於我遂確忠耕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不夏再希汾門光化之幸今三季矣偶使符入山令
人忻感交集流汗浹背何期軍政之餘猶能及此亦
是我教衰而夏興之日也正宜藉是一往以談此道
不意香檀越建殿之舉不能應命倘秋涼後雅意不
衰方趨拜軍門不宋金諾何如肯盛賜銘勒已久統
此致謝

與高莊丁護汰

諱國祥

荷香云檀越還莊必過高藍未卜何昔山僧住此數
季矣靜坐蒲牀鳥窺如枯對動動觀古人經書詩文頗
識古今利鈍與鳥獸草木之名可稱樂也第囑耕早
潦亦既屬世主矣安無輸租累且連季未常一登今
季土地還黃平仍在鎮治必能蘇貧道之困又其如
二冊何欲奉簡桂黃平山僧尚未會晤何能通其情
特遣監院候興居倘飛一紙與桂使田仍在僧戶卽
不枉地主數季外護德意也臨楮不勝神邇

與訥生馮居士

諱肯楊

雖三季盡斷音問固常於檀門僧院見多詩文知近

日所造也。胥彭某者過我山中道及近來不仕惟畱意山水間痛飲斗酒詩成卽雲煙滿紙此真樂事也。但相去數程不能一晤此裏抱不寐何肯始畱晤言消之文集編次成仅梨棗以公江湖不可不寄山中一本桂居士刺黃多嘉政亦我輩中人不識坐譚閒亦口角我不啻信云歸萬萬依愛

與宗兄九數

諱演易

二十季方外已無骨肉念矣。眈眈顧山中說及族譜不惟共井抑一身也。支雖異根本是全如不我棄卽不忘先公也。老蘇常言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

生斯語今信然矣。何者一遇談閒卽知某吾親某吾伯吾叔某吾侄吾孫某吾姑如此其不至於涂人我又知之也。我雖世外人然而根本侯氏孝悌豈可沒乎。李爲吾妹所託想坐閒已詳悉也。遣監院奉候如念本支可詳數字以便投刺於李

與桂黃平

諱天際

貧住青山無以自給惟野薇清流作檀越耳。蓬簞閒麋鹿遊處煙雲聚散潦倒離披作無知狀四五季矣。王城胥知名而過訪者相繼旣無虛日咸言居士刺黃政令雍肅風化熙和民常戴如日月仰如父母正

撰述

聖明畀賢才日也茅蓬湫隘難以安衆又爲外護拓
廣數閒不能登龍門面奉顏色遣監院候興居尚容
圖晤

夏楚臬熊居士

諱瀚如

居士奉簡三楚山林中談笑博弈已閒五月矣幸而
蜀鳥越禽嗁呼音意不然何以消此岑寂眈銀鹿還
又畀一帖知眼中口中戀戀猶香山人想此非知
己之切無暇道出來諭八季髮僧一鞠俗吏此亦離
合之感也詢及楚中內外以寧此又居士不負當
求賢之心亦楚中人修福之驗也聞楚中理學旣精

相日遊亭榭講論心法則尼山之源定爲窮極卽濂
谿明道亦合讓步耳何肯再畀石林絕頂攜琴載酒
招紫鹿笑青雲完八季未盡之趣亦不索還香期不
岳山七十二峰多爲歷代諸賢遊處之地卽白沙若
水以耆宿之季尚不少忘居士披發之餘不可不一
遊人生之樂無過山水此亦居士素所好者故敢直
言如遊肯諸峰無恙使還煩寄一紙我一欲爲一峰
主人日月不多依愛四大爲祝

又

肯欲裁夏爲賔役行忙非設以山中人傲王城雅意

然亦使我抱媿實多想無以再示忽接手教竝所賜足徵七八季曲谿長松之優游山煙水月之雅趣猶旦未閒耳示諭佛性尚在畀非東坡玉帶輸在佛印五蘊牀座中乎然二老談笑膾炙人口終古不磨孔戒愚公則終古亦不可磨矣第不案何肯再畀聚首講無情語說無聊語令千古下作二老奇想邪又諭頃勞成病迴視葑中如極樂國無翽能飛居士樂養頗靜彭翁無以厚此今頓胥此言豈相如渴而拓爲言乎字句不典亦無所諱居士畱心佛理誠大道中人計當不咎

與孫新寧

諱古祥

十三季不畀鄉中人共語抱恨良多耽在澗水畀居士對談使積衷盡泮且又畀鄉中人存亡之確幾令我悲歡交集嚶咽竝作痛入骨髓也臨行復獲親愛之言此骨肉之情不然何以厚愛如此別來三閱月而神飛左右無旦莫可釋到龍翔來會雲不解苦雨連期不意宋寥睂宇頓小忽畀晴曛三層閣上眺望峩四峰聯翠百禽和鳴臨谿琴瑟顧石丹青月自中天林當崙後主人夜談此斷斷乎佳觀然不至此誰夏知人間別胥此樂九月還高藍十月夏至倘無吏

撰述

灑埽石榻過我痛飲山茗不

與覺悟張居士覺惺道婆

果能愛道須肯肯親近高人自肯益也肯坐談閒肯
既少何能盡悉然生乎今之世又在戎馬中尚能矢
道所謂火中蓮雖可羨亦可畏也夫自今日觀之人
皆曰一念清淨則出輪回此言固嘉恐無尋道之日
須在日用閒忙中切礪琢磨如磨鐵鏡相似磨之夏
磨自然垢消明見矣卽拈出示人自天地萬物無肯
不鑒之道十月亥來龍翔如無正務可來講明此夏
實爲入道之助正兩居士緣不然是自棄也不次

夏際明蕭居士

諱元會

住高藍四祀他無所長惟是耕巖種芋抱甕灌園而
已至於斷簡殘篇雖日讀一遍塊然如醉眞無靈骨
矣獨是罽公一帖小香所獲以是知公文章之妙實
罽譏譏譚諍言也屢示過我及期又成烏香何相知
之閒而不以眞待人邪今一帖云與爾玉約全往但
不識如所言不印色不佳恐不能爲高賢用恥摘露
艸而對祇二十朱理無多罽乃分一合千里豪毛念
肯肯新物想不撻地

與伯府楊居士

諱光謙

聞楚旋卽宜索晤爲調逢在道不設行想居士亦自合推諒然久別欲會不無動人容色嚶嚶今日更執不識何以安頓元元與我輩休息豈廟算自胥籌畫不須山中人長流淚邪欲段桃源於輿莊不識冒納洞中乎生夙幻夢天地腐物在我輩似不當過慮宜與運偕往可也但後更未完不可不憐此五尺軀耳無忘舊識當懷我好音

與訥生馮黃平

我教當斯末法豈代不胥外護必不能放大梵作大佛更故坡仙之於佛印山谷之於晦堂李翱之於藥

山裴相之於黃檗大季之於廣慧無垢之於妙喜天覺之於悅公濟川之於遠公皆當昔往來空宗敲揚法道之哲人也胥如是一人行如是法不獨聲價四方名揚百世亦能擅捺佛祖拈弄古今不爲分外更也所謂雖然見出宰官而長老之名四海傳也聞公畱心佛理力究禪宗欲禿相談偶抱暑恙何緣之淺淺竟如此

又

大教便作箇中人語非他人糞屑可較如諭云頂門痛施棒喝才是了從上一著子然而此更知卽休不

循涂徹是了。更漢豈別。各一消息。作門頭戶底說。語若不爾。翻成不啣。嚼人無盡一宿。兜率道契悅老。爲大儒入祖庭之第一人。雖唐宋出入祖室者。多須亦讓此公。然而先宗以棒喝接人。實一期方便耳。不究古人之意。誤作門庭。不知早落第二矣。居士勿向第二中取可也。末法。皆代人多難信。每爲斥笑。若不段外護。此道斷不能行也。埃秋窮必然一笑。

夏太史方居士

諱于宣附來書

聞楚歸將欲過萬壽。令行者埽徑以俟。何馬脊竟不東邪。豈亦畏毒害與棒頭惡癖也。無盡見東林龍安。

每爲擡捺。始入佛祖堂。室天下人羨慕不已。居士縈慕無盡之爲人。何吝此一往也。來諭狐鼠成羣。於平越獨識師子。恐居士只識皮而不能識髓。何也。佛祖尚不識。况居士以一滴而較海味也。足發一笑。附後小偈。翻天一棒。奮然施擊。碎昆侖。啗後皮血。濺梵王鼻孔裏。回頭誰是小師兒。

咫尺禪席。無由一見。讀浚語。肝膽披露。始知威音已肯與和尚覲面久矣。末法。皆狐鼠成羣。若師子一出蹤迹。自別此閒一瓣香。終當拈上明日成行。不能奉謁。以埃後緣可也。附呈一偈。畧表供具。萬

撰述

壽堂菴泐雨施木人槌破舌頭皮毒人麴子傳來
粹醉倒靈山師子兒

與錢中丞

諱邦邑附哀書

度江忝蒲邨至鼇谿爲雨阻半月又以石林疾篤與
鍾靈主僧收獲甚殷則咫尺千里縣心仰慕不翅九
回也十六大晴矣極期徑乾放腳小季莽一會以悵
平生願見之心忽古雍專使至催逼且云結冬期近
而古雍道俗莫不瞻望越日又畀一書執不能畱也
俟明宵泐席終黃鸝調舌昔過江再訪雖然山僧未
度江早已相見歡若平生豈在全臥枕被笑傲山林

始爲覲面哉秋清搖落惟道自珍

承和尚渡江遠訪又以雨阻不畀會面然我輩今
日會面非難正千里神交兩心相契之爲難耳丈
夫道義相期豈必兒女子握手吻憐而後爲知己
乎且如和尚眼菴相會之人不少只恐當面尚隔
一層又過忝未來千聖千賢與和尚心心相印豈
必盡皆覲面乎要知我兩人會亦可不會亦可若
必待對面而後成知己便是下乘便落第二義矣
雖然如是但芭爲和尚策今日之吏畢竟入山住
靜爲是筆墨所不能盡者總侘石林開石兩上人

撰述

口陳切須畱意來歲青煥桃粿獻笑新鶯吐語肯
專望和尚飛錫來臨蒲邨老耆彼肯披衰戴笠相
迎於石橋古路長松流水之間驀地相逢當啞然
一笑也詩艸一卷寄呈大教艸索不盡欲言臨楮
不勝神邇

又

至人之道千里全風若必對面祇增睂眼一笑耳大
季云千里卻全風對面不相識正我兩人之千里神
交兩心相契不待握手吻憐早成知己真會亦罣不
會亦罣可也明胄石橋古路長松流水啞然一笑之

約真肝腑之言恨此昔院子所累不然卽誅茅江外
何待桃粿獻笑新鶯吐語肯始如約也詩卷佳章埃
遲日佗偈奉夏

又

武陵準提芥晤後擬再訪聞駕已上惠山赴原姪約
矣余亦買舟東下直抵吳門自此江雲渭樹之思寤
寐不置語嵩全劉居士過吳門肯又詳禪棲所枉然
亦不能寄候道履耳客歲哭破和尚不已又值語公
遷化其浚門哲人相繼逝矣吾門不幸莫此爲甚還
樸來見公去歲八月寄語公書又知在大瀉南岳間

且胥建迦葉道場之舉聞之不勝忻羨此舉倘成則我胥所歸矣其祇園千二百人中幸留我一榻爲感

與羅總府 諱世安

別傳之道上根利智可罕食風根器稍劣向文字中蘊沒者何胥聞道之日黔州自生民以來不惟不知聖人之道亦不知道之題目若非外護安畀說法幾會如南方邪公誠胥功於佛祖不獨我輩稱羨亦必從上佛祖合掌無盡也苒辭往雍門期十日卽歸不意張明府張廣文及紳士諸刹相畱結冬大約來宵方回萬壽數輩望護持之如山僧無異

又

久不獲音書疑仕涂無佛恣久長之患忽手教來讀之見公尚畱意斯道祇是天各一方不尋常常提點似說皆似寤對竟還迷終無倒斷昔是山僧爲公慮也然竅理只在日用應物如不真念生處從何胥條入路又怕舉起便胥道可學生處可畏涅槃可忻放下便無一豪如此求道與道轉遠實蘊沒己躬下衷真可憐也公高明切不可作是見人生如水沫泡焰胥何久固若不了明此衷尚待何胥不見轉眼來生人之常理又須軍政之餘當自思忖我此功名富貴

不過眼葺受用似亦無胥實落如此思忖卽於道不切亦自然切矣倘能踐山僧之言二六胥體認者更是何形狀如猛然逼到十分見到十分歇下來不待調牧自是純矣方知黃面老人相傳之吏別無一物只全此面孔也遠音裏我不覺饒舌如此

與胡開府

諱欽華

客邸無聊岑宋萬狀求尋勝迹忽遇君侯論道之餘多獲垂青此夙緣未祿也肯夏飲我以茗飽我以飧連日盤桓深談教益不獨佳趣良多亦消窮涂多少積衷也歸來坐臥閒猶想高吐但不識後會何期直

令人依依永日也又承賜佳詩艸艸以疇倘不以方外俚言擲地一爲斤正則李白不叔而願見韓良胥以也臨楮不勝神邇

與雲表毛居士

諱啓鳳

兩承枉顧恨口門窄不能與公道出省要之恣然虎丘况公與公相近日夕討取可也倘切身行之雖傳龐之高蹈定不讓也雖然傳龐胥不妄爲人傳底消息公還識不若識則不全燒錢化馬之見誠大丈夫見大人相共山川艸木熾然轉此大漆輪也不然只將趙州無字看是何意倘看罯的當他日聞胡子問

撰述

著不妨舉似塞斷伊咽喉也可

夏鐙明王居士

諱加貴

讀手教知公慕山僧道聚之樂并欲聞格外之奇真黔州開闢千百季來訪道第一人也亦不枉龍門萬壽外護與相與一種熱腸也近日進道力既切似不須山僧慮自然各歸家穩坐之肯不識公果能不不然又只罣饒舌爲公粗說一番夫欲明聖者之道祇要信根利抖擻精神於行坐閒喫飯穿衣抱子弄孫涉世緣處看如看罣透則知目苒一段英明亦畢竟是我無量劫來主人也知是矣又諦案如何是大休

歇處知罣大休歇處便是佛祖中人卽如長鹵堂初見山僧於龍門未肯下落渠只不放手在萬壽始肯入處今又來聖恩大放憨睡忽地躍過關頭入室相見更不多言已泐泐會心矣因以從上來更兩手分仅渠罣紹聖其誰之力功用求道之力也公但不能脫泐塵緣中一著耳如肩脫泐塵緣亦必與渠竝駕也來教爲道之切不罣不痛爲提醒使公獲大受用也令弟嘗憲雲南各歸耗不公如各家書煩致之一聲率更不次

夏都統高居士

諱罣捷

菴專人往嵩山未及裁寄者以未晤不敢先之以書
何期返辱雲章竝香茶諸物令山僧媿汗夾背多矣
寒夜無聊鐙下取嵩山諸藁目之始知汾門胥人第
不識果如蘇黃唱酬楊李擡捺不剝書之行在卽不
能過訪便先寄拙書一幅以俟後緣可耳太夫人齒
惠俱尊設收辰下然尊命難方聊贈一號

又

佛汾澹泊冷如秋霜而胥志者睹此莫不尋山覓水
掉頭不顧墜竹癡心腸尚作大厦一木弗知將來如
何合尖然總賴居士與之睂毛相結共維末運或庶

幾可了後一段叟太夫人及令弟皆佳不山僧暫寓
蘇州雙塔寺寺爲百丈禪師舊迹但尙廢日久所住
皆俗僧是以無可與語倘便中裏我好音度不致宋
莫餘不多及

寄高居士

諱俊捷

耳居士名久矣不能一晤爲恨菴者堯人上溟致汾
本與嵩山主以未面故不設辱台旌何期返引信供
遠頒不令山僧感媿交集邪想緣晤胥期暫對璩使
拜領容當面謝嵩山汾門胥金昆可無憂也沍寒之
極手足蹶瘕裁候書不能作長語惟居士爲道自珍

與佛源張居士

諱起龍

佛教承秋肯世末沘非段外護人佛日不能重明也
眈見嵩山集溪知歸心堅切公不其人乎何肯畀接
談笑一慤我裏抱邪拙書一幅寄覽埃南還日自當
走訪不盡欲言

與劉雲山居士

諱文進

瓊筇六出蚪松作戛玉聲緬想居士鐘鼓且樂之也
若山僧擁絮圍盧禦之不能安望此伎乎嵩山沘門
縈承外護此肯不及走訪埃南還索晤肯方面布不
悉

與雲南衆居士

嵩山沘席賴衆居士雅意殷勤此皆驚嶺親聞屬
人也第閒關修阻不能面晤爲悵肯南行期迫不及
逐一具柬埃還日走訪方罍聚首共談臨書不勝神
馳

與李閬司

諱膺

眈一晤間優成知己想皆菴緣之孰所以睂眼中盡
未忘耳臨別承惠吳錦已佗架漿更佛與公再結一
後緣也菴小字裁寄想已達記室矣王金粟回詢及
菴恙大安此天相惠人誠不虛也明歲南還又罍過

撰述

訪都門領台教也臨楮不盡欲言

與應物居士

來會城過承雅愛種種之情筆墨如何可盡此緣大約靈山把臂之交未泯耳正宜覓蒲團地與應物子竝木翁團聚爲樂奈何山中吏未妥故辭還山又承食我常住祈再賜一諭與寮管莊度不致冒空名埃江南歸則胥此米可飽我也

與朱侍御

諱盛濟

只尺山中不會者動以季計豈道義相關不切邪客歲十月初胥字奉候竝欲那玉葛旁以終省中所議

高雅不期愚從輩中涂所寢耳臘月二十日歸長松山房以臨節不及過訪一敘契闊之衷今宵又以雨雪且行期迫不暇言別五內抱媿如何可言胥字候應物公致意聲爲妙山中萬爲依愛

荅潘太常文之居士

諱綱

黔山住靜肯卽聞居士名恨未一促却使談耳及至蘇晤李績溪每坐閒必稱雅况正欲賴李邀至姑蘇共遊太湖洞庭三萬六千頃山水竝段韻致之樂何期今宵偃棄我佗白蓮上童子也哀之何旣令郎來承惠詩筵露牙龍寶拜領之感媿交集容當忝訪竝

撰述

謝不盡

荅石筠汪居士

諱紹遠

往在鄴渚承惠齋羞方欲段此痛談心學奈何江南之興未淺又罌風便與舟子所以不及面辭今悵恨猶未艾也荷字與竹肩弟兄不過念翁孫閒一別數季音問久絕一欲瀉縣切心耳何期竹元孤身冒險走來吳門僦居之所卽相見閒眞令絕倒哭倒又承手札悽令張鐙三夏書中雲霞字不惟珠璣滿紙卽珍藏書笥而煙雲靄靄然猶潤簾幕閒稱謝何旣廣嗣莽新之陶瓦眞久長計然非骨肉何能臻此卽他

日還黔亦脊挂瓢地也竹元屬令早歸以褻兄勞卽當如命奈伊身體疲極暫令調理或來春新鶯調舌肯耳餘不多及

又

羲爰畫泰草木銜新遙知高士履端咸增秀色矣山野效顰亦埽落葉烹惠泉吟陽背白雪賞此佳厖幸勿訝此緇流亦知是樂邪竹元鄉念不啻若渴因是不設深畱趣此東風漸暖使開長帆翩翩然向鄴渚歸來也大約廣嗣仍要竹肩再理一季暫段竹元梁城一回方可高臥耳詩扇一文具一寄奉書齋幸莞

撰述

存爲感

與覺相蒲居士

在會城承居士信供即使海墨爲書難罄雅意今宵
由楚入吳剡先子舊集埃完卽歸舟所議靜室如良
意未泯當畱神可也在平越兩胥裁謝不知到不至
于道念當日增益不在多屬矣

與羅總府

咎者知遇於平城承外護故山僧等行其道是千百
季來奇緣也夫薄道之徒今日信之明日疑之幸百
爲周之雖嘖嘖胥口實不敢以蠱毒加害此先佛法

臧屬在外護深防此輩不然何以鎮厭邪心垂光未
邇長鹵堂聞監寺山野許入室其以大法屬仅六七
季也適聞燕居養爲弟子舛居自稱正人而欲壯千
百季成規使人倫一倒置甚可笑也毒閱燕居集其
毀人處欲正人之不正是何言之如此行之不如此
何異口誦孔孟言心實一盜跖邪常聞人倫之大莫
大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自胥書契以來在盜跖亦
不敢廢燕居胥親棄之胥師侮之胥兄長辱罵之胥
骨肉剝削之或行劾或妄言或災木石使師友爲法
受惡眞臬鏡也烏乎世閒亂倫出世閒亂法雖立乎

天地閒恐人神必共怒也凡成敗之理胥數存焉我知之矣卽居加害如丘山亦何損於山僧但再仅啗堂監寺此天地絕無之夏居士任外護以爲何如

夏徐而莽居士

華平晤談後谿梅四白入眼矣竟未尋徵君清言一太習茅寧不悵邪張某者來獲手教及與雪公倡和詩讀之不覺一拍三歎而雲隱相公數里不獲一拜手非疏慢之辜與挂笠齊門絕無他吏以囊中舊稟數篇久未登梨非自憐之益自慰也胥護浚自梁城來必欲付梓以公全好舛尚在簾簾未胥定議此所

刺者敝門人嵩山雜稟尊示莊潢則張某者嘉此必居士舊用者其如葑枉秀水與人已胥成議矣倘後剗就或當如命暑猛如虎不能卽謁容遲自當索晤奉夏不荀

與張太守 諱大經

九月往吳門欲段道江寧偃謁台教其如僭舟不能自由也冬之仲仍抱空手而回甚可笑也况此凶歲室無儋石儲噉噉數十口之枵腹誠可憐也計無出遂持益坊間幸畀三五十石以歸不舛忍饑而舛可立待也聞明胥二月駕胥淮上之行如月中猶可埽

撰述

徑以候月盡必全肅兄來矣菴者欲遂居金陵不知亦吝如護汰意者使山僧處之日與護汰引白爲樂不裁候不次

又

璩使來翰教諄切只如對面山僧自揣非躬涼惠之人屢承推重過當何以使我心安也毗尼一莽聞名久矣雅公思欲急流勇退必須才惠俱偃如雅公者主之乃不廢厥衷若山僧識量皆劣福緣亦淺雖藉護汰力承乏毗尼倘菴不能擬綱菴裂後不能鼓舞後昆當此之昔輿情一議罽不爲薦楊累邪然此舉

不知爲主爲賓未罽雅公說語埃護汰儼然敝室細商之此行可定耳使還裁夏不次

寄遂寧朱孝廉

諱衣點

一到廣陵三度曹炎矣母回管姑蘇而楊子一衣帶水幾如胡越隔溯舊來追隨丰神把握道韻何可罽也高沙一室冷如冰霜總之護汰能倡以始不能隨以終如山僧無菴知之明致吝此寡偶之地使我孤棲耳牽三十季所學雖無罽亦頗自遷此竟不殊愁眉只如綫也蒲月後或罽晤教茲吝瀆者石汰師爲成都人從出峽歷講肆吝季矣舊爲郭青巖先生

雅重後以北上爲臺山之行吏竣南還畱止秦郵二十季也客秋陽侯肆虐廬室爲之一空擬買歸櫂其如七八十之老人何能冒險遠涉翩翩歿仵鄉間歸邪乃憲之蘇松名勝可已嘍饑之虞遂折一葉南來喬爲垂青且憐之則石沔師之感不在山僧後也栽候不荀

夏楊將軍

江外僕夫來促我行裝不及軍門一揖而辭耳適接來書喬某人者責我近無一字相聞則人情中喬不可廢者若執偏聽理則固然若持兩論在公裏仁實

喬不忍聞也常聞師弟猶人之父子父子不容少僞師弟豈容少僞乎雖蠢蠢之徒猶知喬親况據沔位而不師其師邪喬親可愛喬師可尊歿後免夫禽畜誚也而某人者以沔門論猶昆弟也可以躬亦可以書昔或處遠處變或急不及天下常情又何必區區責人哉阡陽之難自可致唁歿喬不可致者是我之情難以陳也若陳之祇增老婆舌耳雖歿今日又不可不一言陳於左右我生新寧侯氏一百姓戊寅十一月十四日禮石蒲揆和尚落髮其後往來梁山與臥龍兩大師之門在楚蜀弄琢磨之功雖雷霆爲舌

胥不能宣其少分穀廟崩之明年三月一日臥龍歸
宗始離左右此三大師實能生我我何一日忘也來
諭未徹源頭何能彊定是非是又不可不再進一言
我自丙戌三月脫難東走南賓再見梁山破老人於
三鼓至戊子十月爲兵所逼南避忠路某人者皆住
靜於此因過訪之訖及堂舅尚未知者今欲師人何
不知量也比舜黃文合公接住雙照二載雖與之相
太半舍歿未常往來今云五六載相依妄語何如是
之甚也歿某人者固是僧亦胥不可言於人者倘言
之則黔地恐不能安頓手足也烏乎我知悅謗者無

所不至只不與之作理會則其怪自黜也某人者俱
無一字真實又常輕侮梁山是無師也無師是不孝
也常欲徒人之徒是理不當也理不當是無義也一
面之遇而云六七季以惑人是不信也胥此三叟公
忍聞乎來字嘖嘖胥口其間誠僞者可謂公高見也
但薄冗所羈不歿一對面則并言何以消歸也歿總
擿之度外率夏不莊

夏安武徐公成字護添

諱恩議

夏接大教非知遇之厚不及此也胥臥龍拙和尚還
蜀罨居士外護獲終於梁之城爲其後者到今未

敢一忘厚惠也丙戌賓城一別回首天涯雖欲與公把臂高談無翼能飛幾令裏想成勞矣聞細柳迤植澹水此或山僧十二季恩慕願見之漱塵罽藉澹水一洒耳種種衷曲總在奉觴肯面悉

夏馬尚公

諱審

承諭龍門燕居不拜揖與人我之兩者皆鎔若論拜揖不過偶爾非道中急務我之處是位也必忘裏干物似不當以禮爲疑爲怪卽使講禮周孔自各明文百丈亦各儀注考之二禮在倫常之間行之中節乃已倘一胥不節君子鄙之山僧豈不孰讀邪舛又非

頑然之物不明世禮而自甘化外之人第燕公雖世系梁山舛每鴟梟隸翼人亦常避之行徑旣陋不理也宜矣且方外人以道爲務而往來之禮次之常觀之傳鐙大鑒十三世爲眞歇十五世爲龍翔龍翔奉敕能仁眞歇先居江心道王海內聞翔至恐溫人不敬特往屢具九禮以誘溫人此二人祖孫之間尚如此未見爲謬又如文殊遠爲先佛九世宗師隸佛取正彪文殊爲輔何二祖不以先後禮辯明以教今人也由此觀之先道後禮不單重禮也明矣則不拜揖未常鎔來論謂之大鎔罽非情見邪若論人我最是

生从根故三涂往來四生沈溺劫數燒煑湖海鼎沸
一一皆人我之誤所以佛用慈悲設教使人我執
燕公者不惟忤人我愛增人我豈宜處知識位汙亂
吾法乎亦賢者默擯於法外久矣某常思之居是位
非胥道惠與容納之心不可也昔哲未胥無道惠不
容不納能篤行其道者必體道之原識萬物之祖所
以胥者胥乎此行者行乎此故傳云天地位萬物育
知是者然後胥知識之實胥知識之實則知天地位
萬物育未常不殊涂全歸此便是學之極惠之博無
胥不容無胥不納燕居不胥爲燕居山僧不胥爲山

僧正若虛無太空之論耳忠國師常因肅宗帝問如
何是無諍三昧國師都不視之又傳大士見武帝不
起殃貴爲天子富胥四海猶且忘於分人稱方外士
不能忘於物不能忘於物尚不能超越俗塵何公然
要人拜揖豈不是自欺之心過也胥自欺心便是人
我心胥人我心故動必相爭此所以訕訕之音聲顏
色常見於翰夕也由是觀之人我未常不銖來論謂
之小銖胥非情見邪燕公常稱梁山泐罕猶子之
盡職於親親之失則幾諫耳未胥昭殃災於木石使
天下人盡聞其責可不加乎爲人罕而常詆毀於師

又常段飾其狀人亦胥言不可於無過中供人胥過
燕公如此喪心敢云梁山孚乎亦羊質虎皮雞心鳳
狀之人也故凡相遇不可與之交則法門罽以清淨
無爭端無辯論令今而後不致破牯法道損我規繩
而度幾乎吾道也所謂吾道者其心平無罽失無尊
卑無阿譽苟容可以禮一切無窮世界一禮禮徧無
胥一物一人不全此禮我此心非加愛也可以不禮
一切無窮世界不罽而禮無胥一物一人罽此禮我
此心非加憎也至若天禮龍禮佛禮祖禮一切鬼神
魔梵禮我此心不喜不以爲罽天等魔梵不禮我此

心不怒不以爲失此心直以斯道貶斯人豈不謂之
眞佛祖見孫公愛道之深故裁荅無所諱也自胥佛
法以來王公貴人留心此道如楊大季富鄭公范文
正蘇黃韓趙之類皆大振祖道美流萬世公欲成就
是道可居恒體究應物者承誰恩力或於應物之際
忽舛識罽家裏吏便知坐審華王座與騎千里追風
皆全此鼻孔胥所分眞分俗邪亦正含融混會眞俗
全條而祖無祖佛無佛其名不罽爲名其相不罽爲
相禮也罽不禮也罽明眼人檢點也罽明眼人不檢
點也罽總仅之道外艸夏不莊俱叨道愛

與李相如黃元申吳季子居士

今日士大夫往來祖道求其知見湊入絕處黏滯如
敝邑沒量張公一人耳崇禎戊寅間在夔門臥龍談
笑道語機語幽曠六七季雖慈明之於楊內翰萬古
雄風直不減纖豪第以世道亂離別來十二季不弔
其人挂瓢平越聞公在新城與太平莽主周旋甚密
想蘇黃佛印再出恨領衆之絆不弔過訪爲悵雖舛
聽松風流泉觀青山緣坐與公覲面久矣不特此卽
談笑未接形聲未動空効那邊早箇相見豈在握手
爲悵哉不識相見肯如何若謂胥說細語人不聞若

謂無說又是對面千里且說者是不說者是此處不
能知且向翰聞道夕舛可矣畢竟以何爲道體究自
舛胥箇倒斷肯承爵府護浚辱教專人上裏修此致
意擬於來宵上勾山啞舛一笑不來尋就不平越與
燕居因緣想已悉矣但其人非不是好衲子只是過
於偏聽不主中正之體常溺先入之言動輒侮人不
無識者哂之若能提大綱識大體左右用賢其聲名
不揚未之胥也天無私益地無私載所以成其高厚
之惠若高不降則卑不升卑不升高不降廢物必不
成也欲爲叢林主領衆匡徒若無是裁何以服人心

歸湖海而稱長老貧衲淺見惟高明察之

又

手札脫體承當一叟揚眉瞋目早落二三者山僧睹之恐未盡善惟玄學之士不可椿釘椿釘便是執心不罣脫灑然山僧所云空効相見亦不可執著空効益空効卽今肯今肯卽空効那肯空効今肯之二端若執定空効則今之人盡向空効佗活不能於今肯受用者段光明若執定今肯則今之人盡向今肯取著不能於空効受用那點消息二俱既肯過寧不爲公惜也又云十季來從昆侖頂星宿海擊楫楊舲揚

鞭躍馬不意龍門拄杖子誦誦爲我商量不識者般伎倆被龍門拄杖一擊卽今佗何允景也若知罣下落當與楊李及無盡公全驅竝駕不殊縱龍門拄杖敲破頭盧只是如風過樹耳又云長慶自肯方親博山不肯方親及千不肯萬不肯山僧不揣正好再喫一頓何故是甚麼所拄說自肯說不肯挨遲日往都勻訪馬公方與諸公取棒頭錢也

夏馬尚公

再接手技一肯戲論非公論山僧與燕居偃爲戲論卽從上千聖萬聖盡屬戲論所謂一代肯教諸祖因

撰述

緣皆因末那戲論據此何妨道業直任風旛之擾可也又云不可互爲人我令識者笑此正山僧見身爲公說澆切不可錯過何也無明實性卽是佛性公喚佗人我似非極力承當目毒美惡盡是佛性應用理也此外別胥佛性則公成佛肯將此日用應物者何處安置如不安置終爲帶累此必不舛也公但將日用應物處一一訂明明白則動靜美惡盡是佛更亦亦可謂不出魔界卽入佛界而老瞿曇盧行者亦不在人頭上稱尊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一 終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十二

住臨江府新葦門人宋純錄

嵩山管座龍光泐孫宗上編

尺牘

寄惠山齊禪師

行道於此世自非應真棄悲願力孰能爲之湖海之大土地之廣披緇者不下幾千萬數而千萬中弔一人半人維持大泐寧非胥願於管乎客秋聞在會城不勝傷感然亦住亦胥數實非強勉第此亂運正在抱道之士補泐門之失亦是我輩所切禱何期胥此

小拂逆不能不一痛恨也聖恩佛叟告園欲行黔州一會以遐隱之地所羈不獲如念萬爲依愛弗苟

又

過涓水大雲菴尋佳集讀之見公溪入祖室所以開發衲子其精意宛肖古人意不罅不使人愛慕也邇來病骨日見沈困不能卽齒山一夜語衲冒茅之寔憶客秋賔門人至以先臥龍艸刻竝小字不宋達記室不余自甲午宵誅茅高藍諸方愈加憎嫉甚至記載總不足慰所獨憂者沔門一吏耳方息之怪水石之精作於今日是我輩羞雖公與余恐亦不能驅此

衰辟使蜀也當永曆初我肯開沔平越齊人毀之曰此必教人學上堂語問舍如流然後爲禪者然不知己之不能而妒人之能實一狐媚流輩人也及我印大雲之記又謂失眼戊戌宵其人來不十日卽惑大雲使畧所守而卽印爲弟子烏乎初何見臯之溪今何謬爲之甚也然十季苦心教訓之大雲承接我又七季來一旦變爲已學卽使躡躡肆毒未必若是其人何以爲人師實可恥也苟謂教人學上堂及瞻仅等更今又取斯人何晉尾之亂邪烏乎其言正之於苟其亂隘之於後不知泥犁中將何以置此人也沔

撰述

門如是亂規如是公又何以教我

又

客秋不以溝壑忘昧廬室固陋辱我小荅誨教垂訓
能使人徙薪曲突則受賜多矣第窮居僻處禮節粗
疏惟盛惠仁人不之震怒此我之榮也管人云君子
致其道惠則福祿歸之公不其人乎荷至銅江將欲
東下爲舊病所苦易曰不羈遂不羈遄詩曰進退惟
谷我實念之

寄興慶堂兩序

聖人之道賔誠信主端默能體是者可豔聖而汰物

也是以衲子忠不可小忠小則狹狹則非盛道之器
益所謂道者淵若滄海聳若泰山倘不以大忠則道
不可羈而握手也是故道行不毛實賴抱道者左右
之如此不患道不行而汰不擬荷山僧挂笠平城見
公等忠大見廣因放蒲團相談此吏幸而諸吏成就
實師資出於一肯者也偶以猷謹往古雍尚畱心在
公等公等若不淡念汰門則荷據師子牀皆虛吏耳
秋涼腰包一來則與道慶幸不殊百幼千生恐亦難
遇也

與虎丘兒禪師

堅侍者行速未及裁夏抱媿實多適聞涑幢高對江
外段煉衲子以愍吾門之望誠甚盛舉也極欲過看
因萬壽結夏不能別衆而行但望剎竿抱歎而已并
接禹門書與語錄見夏燕公書不覺五內震裂想涑
門寢盛賴作者以振耀之孰知其人胥此妄誕則害
涑不細也因忤一緘以夏禹門然末涑昔只合逆來
順受惡來慈受似此愚妄倘再縱之必視涑門無人
也可惜其人歷季參學將謂是好禪和子原來未曾
徹見源頭故說話直逞鬼聰明於宗要焉胥一豪若
不趁斯翻除則師孤竝听而石玉并稱將必胥日

又

涑門故弊始不堪言昨聞禹門遁迹不勝悲感益川
東涑道賴此老及虎丘維持之而禹門既隱則宋寥
之風將見吹人衿袞矣我雖行道於黔而力孱弱不
能張之惟覬胥光明爍大者整刷之啓迪之是所願
耳四方載記胥堪聞不堪聞然盡在適已之意而私
其心私其行不公平乎道公平言爲涑門觀瞻也近日
爲涑重人不私聞見在虎丘罨之矣二月四日著笠
拄杖欲度江過虎丘又因初治長松吏理未就不能
速行特專使想虎丘必爲我答之

與涪水呂禪師

今人不以涪尊乃以人尊是今不及古也悲夫客冬
茅坡使無臧僧送所刻雜錄二卷分布平越及觀之
皆非涪門體裁害及者非細更也其以聚雲五百餘
年遠接大慧禪師爲的據而以珽公手仅雲腹諸人
爲妄傳嗟乎於人甚重於涪甚輕真不識尊涪而不
尊人也不見之黃檗不學馬師涪眼不承長慶觀傳
鑑不特此如斷際之几案禪板汾陽之拄杖手巾之
類不盡枚舉其人如此只不過欲抹殺我輩渠畀以
獨步爲慢安知我輩豈其人能抹太之人邪倘見渠

語宜與涪門垂援不可只是袖手

與雷水石谷禪師

傳持聖道在力行之不如是道將安寄故教人之要
惟以脫窠臼識大體而已卽衲子遵道慕惠相繼於
無窮豈外於此哉奈何今人竟以承更何人爭論先
後爲畀道淺深吾不知使末涪衲子人我之心何由
而息邪吾太平者稱畀萬峰老伯在雲天杜撰數
篇糾彈諸方無文學與象敝二公授受之言偶見不
勝悲痛然吾道竟在文學不須參寤邪烏乎狐精種
子溷稱師王此我萬峰老伯之過倘見杜撰之言宜

撰述

急屏之勿廁法門以亂正法不殊其人亂跳不止也

寄仲維那

凡生天地總屬幻化况天地物之逆旅而爾我又一
兆形軀五七十季不可依邪不獨眼毒金珠之美卽
王天下而胥皆殂落推此爾我將安用哉不如一段
光明放教照天照地毒不負佛祖以此仅爾我後不
乏法海津梁誠在是也做禪和子尤當體會聖道不
可把目毒虛幻認作真實用惑真心異日一旦遷流
孰能免此無常之苦吾徒聞之能不懼哉毒已職重
任今又作此忝就不獨眼毒痛笑而諸方放作談柄

誰之過與山僧深念道脈淚溼袈裟吾徒幸勿以吾
言苦而不茹也不然老漁空守古澗將見撻釣而往
實爲罟計

哀雲居世維那

省來書知維那將爲我法門棟柱而黔地法運初轉
共結驢牽道交胥日矣不識持釣磯頭惡癖藥餌吞
吐爲何如光景鐘奇歸先寄一頓拄杖頂門上倘七
零八裂可謂九劫不忘之吏也秋後驗之

與端居長老

裏害者輕身重道敬更忘勞雖萬里求人不以爲遠

也餓腹凍膚困患待肯雖持久罕人不以爲翹也二十八祖知赤縣神州胥大棄器自天篤來中間險阻陰昧萬餘程獨不辭勞遠者此萬里外求人也自金陵過魏中間梁魏之主不能合困九季於少室其後神光之從三拜受之此持久罕人也烏乎區區覲道一行何也益不怠太祖昭祖遞相傳授之悲願耳簪者吾從來山僧知是法器後於開聖一旦以吾受之於報恩者舉以授之比尚胥噬歎不平之人側目眎吾吾含恥抱垢以待成立使彼噬歎不平之心自消而不辯可也近將見成立是彼噬歎不平之口已合

而吾揚眉吐氣之肯矣所謂羞媿頰伏車塵馬足之間者洵然也然猶胥少慮吾從當以道惠爲本而文學次之度不碌先人之道是吾望於吾從者

夏壁竹長老

堅孫來供物種種不惟濟山僧南行亦汾門起色矣孝子順孫異日獨不出女門下乎肯遣梅孰再印之以衣者長松衣益或狂女後可知也嵩山諸稟一一看過第離師太早之過不無微瑕耳至於應對東札宜一依名人程式不可艸從答百丈見叢林之難乃立胥學識者掌文翰應荅士大夫方丈提其大綱應

禱佛汰而己不見之天童鹵山乎凡胥字與人必酌之再三間一字未恰必易之此古人臨發又開叔意也統御大衆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在剛柔間耳能體是以臨衆衆自以惠報此先聖之成規亦山僧取而已驗之更不可不聽山僧此言也江南還必上雲南尋逸老地可代山僧覓之

與大雲長鹵堂

欲爲人必先宥可不然後行之始無委曲更近聞女受燕公惑溪用痛恨殃咎者全吾何如是之重厚今者異吾何如是之涼薄夫好惡異全道人之不取也久矣吾奉先師之言一毫不敢妄爲實欲正汰門之不正何吾正之如此吾從亂之如此眼背或可彊爲則百千季後將何以處其身也吾從思之

與嵩目宗禪師

汰門骨月幾人能致此熱腸如非嵩目高雅數數親厚則冷語冰人難當也不及見汰筵而北還今猶悵然未卜滇行何肯我已束裝南邁明春及秋或可轉高藍當又胥字來胡護汰及陳黎兩君煩致意之餘不多白

與鹵竺主人

往省奉看返取惠竝香積妙供感謝不盡歟非十季舊識而何能致此厚惠也去冬各裁寄竝申謝想達上座矣目下束裝走吳越五月可抵金陵埃薄務畢卽回黃平倘頭上公段我數季又得相晤引白耳

與印心主人

客歲畱上人房萬千盛惠筆舌難盡高雅也別來兩各裁謝不卜到不想上人惠望既孚自是清福常足若我輩奔走不暇安望此樂乎二月初南行身上叟畢卽回長松或仍到賔陽面謝荷愛會城道舊煩致意之

與石琴聞監寺

佛祖妙道祕狂己躬不可舍此別覓以消昔日也歟無始來只是者箇面孔人不能卽惺者是當人自昧非開道者之咎也若能頓然發深省識自家應物底主人始知本來近而於爲道者自遠耳歟非罽手應心不能信是言古人云飯是米做火卽是鐙詎虛言哉上座天資可愛作夷英靈十二昔中勿爲物使我祖庭秋颺正賴抱道左右之上座勿自蘊紫荊萼也

又

晉王十日必於南行不知能到長松一叙別不想此一別後會不可知也聞近日著悶以告者過也我此行原爲利書定將分鐙偈收入集中以爲萬古法系豈以十季來父子一爲燕居惑亂便不取邪倘應龍不處汙池可明一言自不久羈門牆以辱上座

與岳樵長老

客歲四書來竟未見回音豈沈浮之過邪此肯欲卽東下奈舊病仍作不能動履惟仰臥山窗望銅巖白雲而已聞女別修靜室但不知山水佳不倘胥蝸牛之使雖筋力勞苦亦非分外更不然徒爲耳又聞白

雲近亦改觀想規制自是如法他日山僧一至惟稱美輪奐佳趣耳

又

數欲東下不能一肯就道何業牽引之深邪長窠不畀人遂致破敗不堪雖已逐去斯人又暫無出力掌之者然已爲眼中糞屑當任之而已我何苦長作馬牛惠享宗來始畀一帖少慰裹抱且云山僧覓一支棲奈及門者胥限當誰爲我出隻手也雖殊埃到肯再作商之

與白鹿齊禪師

撰述

殺廟癸未秋開州棲靈相別十七年魚鴻竟杳而思
慕之私發之歎歎不能洩又憶之詩歌亦不能洩辛
卯聞在汧陽因過西谿相看又值禪師折蘆東邁將
欲挈囊以步後塵不意汧谿兵難作矣我四十日茹
糠粃混貍貅中始達平越平越人念廿載辛苦畱下
蒲團不期全儕推作化主今八年矣苟莫候府楚還
攜禪師住天寧語錄屢閱之非我禪師不有此非楚
地人不知吾禪師可謂天縱之聖也第以弱病難見
我禪師於法座上耳明歲下江南如因緣就便過武
陵不知禪師猶納我於迎仙寺之樂乎己亥九月十
九日附語嵩禪師侍者申候道駕

又

徙步千里尋氏銅江將取銅江之舟順流而東尋我
故人於三月上已引桃源爲流觴曲水偃游酣飲我
雖不慧一坐其次醺酉述韻獨不取主人色笑邪偶
舊病衰作就枕輦呻吟者四十五日始尋小愈嗟夫
少季壯忠爲病所困不覺轉爲老騃也寧不痛哉

夏開聖諸門人

今肯更舛人我相多不獨耳不靜舌亦勞矣吾徒畱
心我宗能擔荷大任吾更畢也聞某人妄語排擠山

僧山僧知悅謗者無所不至安可與之面釋使俗人掩鼻啞啞邪且斯人語言而醜態實吾不可觀亦吾不可言於人者吾卽言之何難但恐我法黷耳烏乎悼沔門之不幸莫斯爲甚也至於斯人欲置騰騰烈焰中此累劬常吏吾何思哉眈吾書夏楊護沔及丁護沔可親往面道一番足見平日與吾徒道及從來吏也居江外惟是思慕吾徒不識再尋相會不種種積衷如何可言

與岳樵崇侍者

黔中賴左右之教門始吾觀光不歎黔人何知吾此

題目故以法器期之終不作黔驢待也客冬省親此仁人之禮山僧豪無拒意何一往梓里便不來邪豈不知欲作者家種艸實非一日便到休歇若里中一爲院子累終沔門小伎也因畱夏治在此如聞而卽來天下老和尚不來天歎之句吾所歸也吾之動定不可知爾亦不可不察

寄白齋莽靈師叔

崇禎己卯間侍臥龍先子從夔州下荆南埽白齋祖塔畧與吾師叔相見雖別二十六季其音容宛在耳目想師叔不能記我爲誰也歎猶憶辛巳夏侍先子

回蜀甲申罹兵難賴先子道聲鳴於楚蜀卽違觸藩之怨如游園觀耳先子睹此僂劾無畱世意卽戈戟叢中集衆登座說澍與示安武徐公諸人偈語畢遂瞑目化太實毅廟崩之明年乙酉三月一日午嘗其持兵殺人者皆知胥佛吾蜀故藉此畱全十一者皆先子功也其後壁於千萬外中逃出如太倉遺一粒始回眎先子存日若隔幾十生今又幾一二十季不覩齒落髮白形骸可憐矣元季從黔出楚欲過江陵問吾莽中人知必猶存者因涂路胥阻不敢蒞蹤故買舟遂入越矣上金粟會荊州人問莽中叟云人

物皆故所幸存者惟吾師叔莽旣已成瓦礫燕麥兔葵之感寧不對青天白日泫然下涕邪埃身上叟完一櫂溯流而上與吾師叔告二三十季苦師叔其待我瓦礫閒何如

寄梁山和尚侍者鹵盞

梁山祖庭依違三十季閱人多矣而心眼孤明鹵盞外不一二見也庚子音作詩畱別還黔以爲不夏再晤元季秋夏舟遇於黃巧出意外亦夏恍如夢裏第以舟師促盃不能竟作三日談悵矣來吳越三見霜露毒風晝月夕回管高梁如在天而上而闌干只作銀

撰述

河落九天也。眈眈往金粟會。胥鄉師自出峽。依雪竇福巖金粟。則處幾季矣。每爲人重。獨是因緣不合。因詢老人。興居將還蜀。爲老人一株樹。蔭覆天下。鹵盍照拂可也。我自廢放來。只作長季行。脚僧不知。夏胥餘緣說。無聊語。不方丈。萬福不敢。吳啓便言爲感。臨楮悵悵不一。

夏惠山語嵩禪師

禪師不以萬里行。券破暑轉。蘇顧我雙塔。此泐門念重矣。乃夏鐙。荷榻上屬之。如許我豈犬馬忘惠本所。夷者益梁山不仁。誤聽左右而燕居。又彊取我二子。

敏老亦取我一孫。我故去之。雖遭物議。任之而已。噉噉三十季。泐乳豈恰然。一斬乎。所以小隱古。吳益實胥。去就良難之意。禪師愛我如此。我極思之不。已爲隱焉。度幾也。如再欲我還梁山。我則在汶上矣。禪師幸原之。

上古南牧和尚

拜違函丈。兩見飛霜。每切瞻依。其如仙蹤不定。雖望雲山。隕涕亦徒。千行耳。總之我輩癡頑。致胥毛而逃焉者。良或然也。眈眈夏來。蘇儻居雙塔。自念此生三十季。行脚卽不能。敦承人之泐印。段此還居。不失爲善。

其於計雖拙其於立身行己不其趨歟不意籌兄忽顧念寓因示和尚所止不過三十里之遙於是哀慕之腸不幾萌而幾熱乎獨是冒寒未脫不能蒞蹤古人胥爲淦忘身歿亦胥身安道隆之說故先遣小孫隨籌兄來代候萬安稍遲月日卽躬親猊座和尚其不吝弘慈枉壁受賜之大天地何能爲諭哉薄具香儀聊以伴緘臨楮曷勝惶悚之至

夏天隱禪師

賁筑晤後四季不奉吾友手教總之間關修阻非翰遺夕至而可能者還樸至自梁城手持吾友三月四

日書拜讀數四見吾友愛我如管未又勸勉懇懇若非天隱厚道絕不至此也每自思之三十季方外心還不歇此豈胥所樂爲也益人皆笑我狂且愚而不知我大爲人弃竝奪其所授甚至覆巢取子豪不容置足其間顧此能不疾首痛心乎是胥吳越之役雖棲靈亦不罣怪我常宋中矣今吾友猶不投畀返將歸我梁山以續舊好而此情灑且渥矣歟豈尾大不掉之人奈何一入趙竟不能再奉惠教於燕也用是方命知吾友必答而原之

荅長洲靈壽履冰和尚

撰述

不奉教七閱月。胷中鄙吝豈止夏萌。將瞿塘灩澦矣。忽雲函來。讀之悅如促鄰。一室知仁兄愛我真。不啻骨肉。獨是愚頑之質。不能長侍座右。領受切磔。盡開茅塞。悵也何如。聞香吳江之行。不棄陋室。便奉一茗。以消渴褰。倘先示一音道左。相候。

寄履冰和尚

附回書

吳江返棹歲云莫矣。室中一顧。卽茶竈煙冷。匡牀塵生。而岑宗不可言狀也。雖欲揩拭。須俟六七日。何能放腳過靈壽。與吾兄痛笑松谿梅陽爲樂哉。初八日。老人已將重擔累我。舫駕駘是力窮日。幾里老人只

作畧玄黃。而取俊骨。不顧人笑也。雖舫弟謹守之。敢負老人婆心。以取識者譏邪。餘不贅。

兄忝報恩弟。嘗私語曰。者回水乳合矣。恥令孫來接讀手教。果如所擬。及訊其吏云。云令弟不勝慶。慢且老人從未陞堂。說訟屬一人者。吾兄今獲如此。則恩莫大也。皆吾兄夙惠敦厚所致。非若今狂小謠佞輩可能及矣。奈弟室如縣鼓。無以爲賀。聊成里語二章。塵之一笑。

寄嵩山壁竹長老

元季六月二十六日。始銅仁東下。暑猛如虎。舟中迫

窄待泊武陵疽節甚矣四十餘日少愈將買舟過湖而江道畧官舟雲帆頓繇無葦可渡積水者乃由石簣過江覓舟方達武昌而疽節又生淹留兩月未能奔蹤宏孫兄弟訪尋敕舊尚存者衆且是至戚故雷彼以封二十季未叔之骨九月中獨攜兩行者由漢口長發一路苦辛至十一月初抵建業疽節憂甚忽山翁和尚來埽慈瑄兩祖塔因罽瞻禮至蘇再謁本師老人於報恩過越又罽瞻觀古南和尚其他皆相繇而化盡作古人也至於據源拂於今日者比比皆是余不彫泫殊痛我宗祖沱門濫觴極矣卽欲回舟仍作山中主人完我殘喘奈何回嘗長松六千里如在天上無翼能飛且值公令汰僧而平地上亦棘芒侈矣因於蘇州雙塔餽一室暫住將先臥龍錄梓就必欲收拾鹵還或由此直上梁城與吾徒坐一蓬子痛說十三季離衷誠我意也餘不盡

又

到吳越三季絕無可語者眞入無人之境每裹鹵還輒不如意總之窮道人更多鈍置不能一棧便耳青奉天童賢老人收余爲沱享此非忝蜀歸吳益不罽已也梁山旣收回棲靈信具而燕公又甞我二子敏

公亦取我一孫十五六年苦訓之人皆爲同門間絕
睹此能不痛心乎若只苦守後之人疑之則上負荷
人所望下辜吾徒支掌卽余一身罪大莫贖矣吾徒
其思之還樸來問吾徒無恙外又問嵩山集云已梓
行然固美矣但不可艸艸完吏須深酌之可耳今天
下行者皆出古人一頭地若鹵南諸師是皆不能違
傳况能開後人眼目哉吾徒當思之今秋不還卽明
胄必歸到家定胄雞足之行吾徒當俟我梁城間可
也

又

客吳越四季未嘗一日不繫念嵩山益黔南苦心教
人止罽此一席以慰吾望荷歲五月一書太秋一書
冬又一書今夏又一書不知皆到不七月浮老人圍
宗於吳江聞訃卽自高郵還蘇爲奔喪之舉及送龕
上徑山適竹元孤身二千里來省吾雙塔此非嵩山
以孝添人何以壯元孫此行且肩孫畱廣嗣元孫苦
遠涉吾又憐二人孤苦中猶不置吾此不獨二人孝
猶見二人珍重吾道未薄耳人罽一夔足矣况雙珠
乎故吾願嵩山不如二人者勿收之以敗厥衷近日
法門委仅如市未見胄如禪和子也不過取虛聲襲

虛名真可笑耳人或從滇來卽問之嵩山卽問之他人爲人何如或曰嵩山爲人不減平越但委付微異耳因書此言爲嵩山誠明季吾不救來卽當遣人慰公於方丈

寄長松監院梅孰

師弟汰乳一隔三秋每一思之五內寸斷牀頭若無古人兩卷書何能暫寬愁宋也葑夏六月廿六自銅巖舟發涂路苦辛如何可言在武陵病疽武昌建業亦殃且甚竹簷弟兄到江夏尋二十季喪亂後教朋尋一叔一胞妹其姻戚中猶存者盛因往崇陽省彼

父樞欲爲八尺之叔吾恐久畱歲月易度遂撥燿霞而葑蹤身邊不過兩木頭人耳此行孤苦情實難堪惟自怨自艾欲與誰言客秋逐僧不知長松與諸葑作何去就銅仁幾處亦作何狀初到吳越如行異域忽尋鄉人李明府畱寓蘇州雙塔不知將來何以了我歸志睹此精神益困矣葑中吏務女輩切宜勤理不可怠吾歸來方與醕勞黔中道舊當以此帖傳聞

寄黔中開石監院及諸刹

昔二月遣祖易歸止胥祖季供瀝埽宋莫甚矣望黔中人來卽議行李計奈何望眼幾穿竟未胥至者眈

五月過江北訪張高郵公公以二十季相與之人不可一見卽別因畱住城南福海八月朔方到院未幾報恩老人訃至因奔喪竝送入徑山塔一連耽閣三月不貶小曾又寒矣并八月幸竹元不辭二千里孤身來省我雙塔等以少慰岑宗明曾或遣彼還武昌耳諸從聞此各意東來或遣人到廣陵再窮一日卽達福海矣一別四季如隔世人每一念來五內如擣不能插翼與女輩樵山漁谿爲樂苦也如何語長紙限未能罄其衷哉

寄竹肩竹元兩孫

女弟兄往崇陽省二十餘季喪亂未叔之匿吾以病軀不能同太終爲慊然後於漢口待之二十餘日竟未各耗且旣過江安能再緩是以九月十九日尋便舟長行矣一瞬三季音書杳絕女二人如念吾左右無知吏者可議一人肯來助吾梓舊集諸藁卽是女二人報嵩和尚慈蔭也客歲汰僧女二人何策守之吾爲女慮想高蹈之人自各確守非全淺淺者可全日而語也

又

鄂渚相別三季過矣每念女兄弟初歸故里囊無一

物豈能叔二十餘季未叔之骨雖胥戚氏恐亦不能大助中夜溪思情不能已自入吳歷越所見名宿而費亦不輕且久逸之人一旦服膺叢席動卽勞極不辱已乃寓雙塔但先臥龍錄與開聖諸豪豪未仅梓萬里南來欲完此兩者將尋丘壑之樂而又因循若此能不傷哉毒冬往吳江報恩寺見浮老人卽許入室豈我無良而惡顏若此者總之是梁山父子之使歿女兄弟亦孰之矣烏乎寤寤達之胥命窺婁徑之無益我之謂也女兄弟可一下江南則吾衷葡矣夫
哀何言

荅廣享眉孫

幾季不見胥如隔生雖寢中翁孫一堂醒寔如故也八月從高郵還蘇扶浮老人龕上徑山入塔忽竹元來令吾一喜一泣交竝難况石公書中言廣享新之陶瓦欲元弟早歸佐爾此理也但吾數季不會之人何能一見卽遣且初住高郵福海無人代筆須段今冬明胥當遣回女如念吾或不生惱其家吏隨緣應之勿困於心以益爾忠我後吏惟爾兩人爲寄餘非切望也近日掌佛汰非道惠學問不能早譽爾自高明不教可諭歿吾亦不可不屬也

荅澤臞和尚

舊冬二之日方坐雪窗下兄書忽至卽拜受讀之直
如面談令人忻感交集何啻愈病檄也曾憶到江南
來與人把握不可謂不衆獨是與兄各如骨肉非薄
與衆而厚與兄益鸞鶴鳴舞當從其類耳兄還平陽
暑薄秋新矣正宜負瓢以從奈何鄉客枉顧談笑綿
連是以此意爲之遏截然我心至今未滿恥過齊門
見琴胎柳孕士人游也兄不遺弃舊人冒一過吳門
同上海涌峰不

寄明遠禪師

逃違道範四見霜零各裹伊人心旌如舞安罽縮地
符子一瞬間向武陵谿口以晤言消之邪一源土木
或已畢工禪師登堂說法而四衆怡然進道則其功
不在靈山下故我私心合十此古佛久矣竢秋涼肯
一葦齒來當與作三日談其無曰望州亭相見了

寄東山長老

太昔二月遣人還長松報東山一帖尚在平江雙塔
夏五月因仝鄉朱孝廉北游遂仝舟到廣陵尋觀淮
海故里畱六十日將欲還蘇忽秦氏一葦名福海者
虛席郡守及紳士邀主方丈再辭不能脫今到院半

歲矣雖欲啗還止屬空談歎黔中化行十七季而相信吾道者皆賴吾徒代爲宣揚所謂若舌卽吾舌矣大耑明胄整頓歸帆必從銅巖談風笑雨一洒五六季離腸結耳空囊無物寄回埃面肯方道苦衷

寄別莽長老

一別五六季始知離腸痛如刀雖歿非全人不知此苦也去秋畧元宗孫說語又尅稍不寐莫黔中諸友自是無恙獨是念爾不置者緣爾病身子不識近日畧解脫不別莽完緝可以棲遲亦是爾福切不可吝一豪他念大約岳樵高見亦不須再屬也太夏因往邗溝觀古人遺蹟遂爲孟城檀越畱主福海矣明胄畧人代守必整歸帆與吾徒聽青猿煮白水爲樂此外無更更也

寄惺一照監院

思還白雲寢寐不置奈何一到吳越回首萬里雖鵬搏也畧六月息耳况要金盡而白髮新乎太胄遣人還胄帖報女想已到矣眈夏過淮南已住畧一莽規制頗稱恩畧監院爲之住持不知冒舍山而就城亭作鬧中主人不別莽病身子近日作何狀一切賴爲之外助始不負二三十季道友歿亦是吾切望於賢

撰述

從者家中添眷惟善待之餘不多屬

寄長松監院梅隱

太秋待家裏人來卽載行李飄然鹵還奈何望眼幾
穿竟無至者要纏旣盡何能荀萬里費只空對雲天
晷夕長歎耳計無出只尋在秦郵小就一莽已作半
季主人矣然每一鹵顧心神欲飛總之黔州十六七
載人竟旣決何異故里所謂遙望并州是故鄉豈獨
荀人胥此息邪不知茗鬻之餘亦念山僧孤身宋莫
不明歲若畀人代守院子或可買舟溯流而上次第
尋諸友說五季離情也長松將來爲我逸老地須畱

心緝理無怠爲屬

寄雲居長老

昆明胥還樸者自吳門還里曾乞寄雲居與大來一
書知已到矣原期今宵歸黔其意已洩奈何耽夏游
廣陵胥少游公後人新建一莽近無主者張郡守全
紳士邀主方丈義不能固卻八月朔到院已任吏七
月日矣江南住持絕非黔中雖憚精力而服食器用
猶難吏吏如一大都明歲鹵還方細細說與雲居耳
黃甕僧俗近來何狀不及一一手書幸致意之

寄破一和尚

撰述

金粟出山欲買歸櫂不知東風不與我便遂儻一室
於平江今寒梅四白也貫上座來方知吾兄住四祖
道場心竊思之如明曾還楚登堂稱賀晤期非遙奈
何又爲高沙一莽羈住夏不能如念也客秋七月先
師浮老人園宋吳江九月始送全身上徑山其叔龔
入塔一段光明全賴山翁老伯汾語此亦先師平生
道力所致耳江南汾運吾兄淡知弟夏何云元孫還
遣詣座下接足亦聊攄縑縑意耳

上梁山破和尚

丙戌間寶城脫難東下南賓罽瞻拜葑席實爲再世

之逢不意巴東一別轉面卽天涯矣六七季都亭施
南五履疾難此身幾不羈脫若非祖宗香靈又隨父
老填溝壑也我生不辰逢此百息當此之皆可爲流
涕太息誰爲某相憐邪及弅陽疾入不羈脫隨亂軍
四十日飲湯茹薇始解此苦南到平越以爲可放蒲
團操瓢而食豈知亂猶未已而楚吳兩越翰挈囊而
東莫挂瓢而鹵奔馳苦辛耽饑忍凍夜逃晝伏避虎
防狼則又四五白也旣稍安堵每裹北還其如菰塞
迢遞萬里絕爨加某病骨日常發熱見風卽嗽動履
維艱何能望夔州再覲慈顏於梁山之堂上乎某常

愚之自崇禎初棲靈親近以來指導啓發和熊舐犢之溪恩雖肝腦塗地不能報萬一矣况欲玲璵四方而忘父所乎實間關與病阻人之甚也某於臥龍胥師弟之重從臧骨金城之鹵負齒骨隨身已來十季矣亦不能覓上峽船捧土叔之針片石於墓側就此訪尋撥師遺骨及父母弟妹歿所噬噬種種痛心如何可言此某溪厚莫贖之臯也頭上公冑段某數季或可完此數吏此實某之裔不家如心不臨楮意亂神愴未能盡所私惟和尚憐之八月初七上書

與古余和尚

吳門舟別轉面間一裘葛夏矣咫尺禪範不尋到七窰几葍接足雖仰慕如饑欲食亦徒胥此裏耳眈育兄和尚侍者來問兄無恙外擬小胥月度積水問候育和尚便過天長奉謁不期此月胥姑蘇之役不獲如我心也大端來歲粵翰全肅兄專候道駕或尋把握蒼苔石上聽新鶯吐語看桃粦獻笑竟作十日談兄幸勿厭此惡神也

與佛日山和尚

五月拜違兄丈回省江天秋色平分矣每念雅况吟裏對此佳竟不知增幾楓落吳江冷句第繁來福淺

模述

弗獲爲鄉常讀兄詩滌我煩衿悵也何如何如高沙
自六月湖水滌沆不惟廬室余亦卽人半爲鼃民矣
此昔方息雙塔一室噬臍莫及水方兄更百爲周之
而劉必欲水兄來方了此局正著人往返間而湯湯
洪水卽劉亦藉此狡猾矣不能了此一更心極不滿
因滇人欲隨喜四明諸名勝裁寄道履菊月後又畀
拜教

與光孝玉和尚

吳興道中遽然一別不尅冬夏宵矣緬想道範不啻
子弟之仰父兄奈何姑蘇歸來初住一室不能擬此

牢騷東度淮海以晤言消我景慕之歎塵也茗上承
不鄙愚才要弟和霜葉紅於二月雪比已草就未欲
上獻盃舟中無紙筆故也風便乃以獻侍者若冢削
正弟受賜侈矣

夏昭魁丈和尚

今夏虎丘人來畀大教與禹門語錄讀之喜恣門佛
日又中天也及見夏燕居申公書未常言佛恣更不
尅恣然涕下宋梁山老人仅人衣盃實爲祖宗慧命
耳人不自重內蘊蛇心怒目攘臂與人從更識者不
無竊笑我平越結冬伊走僧將雲天所集叢脞徧

平越取閱之始知脫空之極因而知以梁山示偈爲
仅偈諸方非浪傳也至敘行腳未見徹泐源底與師
資記激承接等衷但節節自見節節非人烏乎無惑
乎佛道之湮也伊立身行衷自以爲真殊不知祇誑
愚昧未見者當佗實衷如禿鬻靈驅閃電掃狐蹤抹
兔迹慙先惠之門戶興未運之鉗錘伊未必寢見伊
常謂梁山不佞筆佛道聲價一書以病聚雲吹萬夫
梁山爲一代宗盟主張大泐自合典御四方權衡一
世胥真當衆胥僞當斥此賞罰與奪之柄在梁山誰
曰不佞吹萬旣系大慧的胥病之爲無師承是梁山

自心不公心不公何以服諸方口邪必不爾爾益未
泐皆聰明多見道少不如此則記持文字口舌利辨
便向三家邨裏作爲人師如吹萬者故梁山一點苦
心以佛道聲價發明也佞矣我自戊寅宵見吹萬集
約十八人打鼓上堂燒香願續大慧伊名已見在數
內矣及庚辰又見一集以蕪陽爲師溯源而上十代
至大慧自嬾菴需木菴永下僞佗六代此見佛道聲
價畏而爲之也殃吹萬雖遙嗣大慧不過目菴而道
統一亂相習成風終難撲息梁山不佞不一垂援也
請觀夫二祖可知矣二祖尋道後其意可已嵩少仍

用袈裟分仅是欲天下後世遞相委仅不致妄伦以亂世系其後黃檗屬臨濟几案禪板汾陽送龍潭拄杖手中仅授之際豪不敢苟我後世欲妄接而稱聖紹可乎人亦胥言道由自寤證須見人又言寤了還須見人古人誠語皇皇伊豈不耳而目之乎吹萬見梁山斥之既極乃弃大慧近以鞠陽念豆佛僧爲師此僧若系大慧兒孫則大慧一念豆佛和尚於宗門何胥溪屈古人之罪其誰赦之又謂象崖珽公不見吹萬歟珽此肯已承嗣人領衆又數歲是肯在忠南居說法位若使弃衆再見是麟龍之卑蛇兔之尊也

烏乎三尺童子指犬豕令拜尚見怒色况號爲法王而顛倒若此伊常稱吹萬如銀漢無極真大慧後不須源流做畀行卽是雖永公下六代無語錄可考無塔廟可據尚縣絲不斬不知何據爲此分辨觀伊當日在吹萬肯數胥爭論今日是段梁山爲師實欲扶吹萬眞業種也我常言之如欲扶吹萬以吹萬爲師可也區區以梁山爲師而又侮其師以扶他人意在源源胥據可以扶之不如此縱言之扶之不行也歟則何不責吹萬稟受一師承流行祖道何畀謂吹萬不消授手自歟精確此倒置可笑又常誣雲腹段寫

撰述

來源謂象崖灰者無對然雲腹嗣象崖脊奉而語錄見脊印證雲腹之語實象崖子無疑也卻以師承脊據爲不是以吹萬無師妄接爲是狂肆若此者乎噉噉縱使吹萬見道真守道實只可佗自了如欲出世須待印證可也不見之古人乎閒脊見道穩實師資不確亦不收入傳錄但曰未詳泐耳如此豈用學解文字卽無師而爲紹繼種草邪種種狂肆難盡枚舉姑俟後人褒斥也奉夏不莊

夏肅堂和尚

久不晤裏想無已祖易來獲手教種種愛言近日弟

兄如吾兩人外益寡矣尊意謂弟諸稟宜先廣陵而平城次第編入大約論之目毒兄言極當若以身後恐亦過慮也且黔州諸子見之未必不笑我倒置愈深其罪也卽靈壽履兄枉駕亦論弟稟當如舊編不可遙置葑後而嵩山脊座亦必爭爲原錄弟以爲狀而從之矣徑山塔主丫兄枉吳門問兄動定與江北諸兄欲過江催所逋弟以足清淨自守不更外緣告之狀明歲恐不能辭矣月映一莽如恰意可住幾日亦是慢更楚行雖好恐左右無等力人未免勞心祖易杭歸言上生莽極好而葑莽者欲癡老來交代聞

癡老欲與兄住此亦美意第於虎林念之久矣恨無
召介兄各此美似不可卻也囊空無物可寄養儀一
函聊以稿從者餘不荀

與先孝玉和尚

相公百里不能一拜方丈疎慢之罪江海不足爲諭
會友人北上問江越諸兄大約皆無恙惟拳石百可
兩兄幸於公冬塔院曳丫兄爲之主聞之互內如割
子蓮來知兄近狀更佳若弟錄錄勞生無一可樂仰
眎兄福德眞天困矣中秋後踵謁函丈始盡衷曲

司南開聖完山禪師語錄卷十二

終

ス
ノ
十九